

以 *hanitu* 概念談布農語聖經轉譯的文化衝突

金浩誠

摘要

Hanitu (郡群方言) 是布農文化的核心概念，許多台灣布農族相關研究中得到證實。在過去布農族 *liskaqanitu* 所謂的「祖靈信仰」中，*hanitu* (郡群方言) 是非常重要的意涵。1950 年代基督長老教會開始在中部布農族地區傳教，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台灣聖經公會也開始了布農語聖經的轉譯工程，出版品有從 1952 年由香港聖經公會出版羅馬字〈馬太福音〉到 2000 年出版的《布農語聖經》。*Hanitu* (郡群方言) 語意為「亡靈」，但在聖經中語意卻為「汙鬼」、「魔鬼」，清楚看到差異，筆者認為布農族聖經歷程中布農語和基督教教義之間的轉化是有衝突的，這衝突許多族人、非族人的牧者或專家學者也提出他們的看法。這次筆者將以三本聖經探究「*hanitu* (郡群方言)」這詞彙，分別為 1973 年、1983《布農語新約聖經》和 2000 年《布農語聖經》，試從聖經中與布農文化脈絡討論轉譯的衝突，以及論及已本土化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何以出現布農文化與教義的分歧。濡化過程使族人面對 *hanitu* 於基督信仰與布農文化上出現兩難，這案例值得深思，轉譯的過程是否造成文化傷害，以及忽視原有文化語意的概念，使得族人信徒得面對信仰和文化等困境。

關鍵字：聖經轉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文化衝突、布農語聖經、語意學

布農語 *qanitu* 的語意

語言學的研究中，從 Blust 和 Trussel (2010) 建構的原始南島語中 *qaNiCu 可視為是布農語 *qanitu* (巒群方言) 的祖語，*qaNiCu 同源的語言中基本概念大多是「鬼魂」(ghost)、「死者的靈魂」(spirit of the dead)，與「靈魂」(soul)、「生命的精神」(spirit of the living) 對比，很明顯在原始南島語的社會中 *qaNiCu 是精神世界關鍵的概念，Blust (2010) 蒐集的語料指出在一些 WMP¹ 和 OC² 語言 (如 Karo Batak 和 Cheke Holo) 和許多 CMP³ 語言中，*qaNiCu 的反應也指「自然精神」，可能是通過萬物有靈的正常聯想鏈 (幽靈 > 祖靈或自然精神)。在布農族文化中 *qanitu* (巒群方言) 有其相同意義並與生活息息相關，人類學的研究中指出真正關於布農族生活周遭的事由 *qanitu* 信仰為主 (黃應貴 1992; 楊淑媛 1992; 葉家寧 1995; 邱韻芳 1997)，當代明德部落的布農族也是如此嗎？接下來會以這兩個核心問題論證。

筆者以語言、文化為了解當代族人對於 *qanitu* (巒群方言) 的認知，也將回應基督教族語書面化和詮釋下的 *hanitu* (郡群方言)，以及族人對於 *qanitu* (巒群方言) 的看法，語言分析是主要的研究方法，但這當中的教會、基督教、傳統信仰和族人錯縱複雜的觀點，從歷史脈絡和文化層面探究更可以全面探究此議題。

筆者研究語意 (semantic meaning) 方法如下兩點，首先在明德部落參與式觀察，並進行錄音訪談和紀錄寫實語料 (naturalistic data)，並將資料文字化紀錄和分析，本章主要研究分析資料。再者蒐集部落族人所使用的基督教翻譯文本 (聖經、聖詩)。將以文化、語言進行交叉比對，建立明德部落部布農族使用 *qanitu* (巒群方言) 的語意，與建構明德部落部布農族使用 *qanitu* (巒群方言) 的概念圖。

此階段分為兩部分，一是以人、傳統信仰和 *qanitu* (巒群方言) 來討論明德部落布農族在這三面的關聯性，並以 *qantiu* (巒群方言) 為中心討論再三者互動下 *qantiu* (巒群方言) 的概念。二則進一步從部落族人記憶、經驗闡述 *qantiu* (巒群方言)，將其內容歸納為一個概念及討論，且依 *qantiu* (巒群方言) 詞彙結構相關的衍生詞討論 *qantiu* (巒群方言)。

¹ 馬來-波里尼西亞語系 (Western Malayo-Polynesian)

² 大洋洲語系 (Oceanic)

³ 中馬來-尼里西亞語系 (Central Malayo-Polynesian)。

方言) 語意。

撰寫此章節會碰到布農語書寫的呈現的差異，因明德部落歷史和地理因素分析的方言以 *Takbanuaz* 「巒群」和 *Isbukun* 「郡群」為主，筆者在呈現資料時忠於原著，而此兩個方言在記述 *qanitu* (巒群方言) 有差異，*Takbanuaz* 「巒群」記為 *qanitu* 國際音標為 [qanitu]，而 *Isbukun* 「郡群」記為 *hanitu* 國際音標為 [χ anitu]⁴，前述布農語音符號系統的使用是參照李壬癸 (1992) 所著的《台灣南島語言的語音符號系統》與齊莉莎 (Elizabeth Zeitoun) (2000) 的研究成果。

一、人、傳統信仰和 *qanitu* 彼此的關係

從過去的文獻討論布農族傳統信仰和布農族傳統信仰研究學者們 (Coe 1955；邱其謙 1966；黃應貴 1992；楊淑媛 1992；葉家寧 1995；邱韻芳 1997；海樹兒·拔刺拉菲 2006) 都指出 *qanitu* (巒群方言) 為信仰的中心，卻未有研究以族語 *liskaqanitu* (巒群方言) 進行討論，筆者會以語言的觀點提出筆者的觀察。人與 *qantiu* (巒群方言) 的關係黃應貴 (1991) 以「人觀」談彼此的關聯性，並將此概念解釋布農族社會親屬結構。楊淑媛 (2006) 也說明 *qantiu* (巒群方言) 為認知建構的知識。而人與傳統信仰的互動是透過儀式，葉家寧 (2002) 認為是用儀式建立傳統信仰的過程，而傳統信仰以 *qantiu* (巒群方言) 為核心，所以儀式的過程也是建立人與 *qanitu* (巒群方言) 的關係。筆者將從這些討論回到明德部落族、族人，從筆者對明德部落的觀察討論三者的關係，並從語料中思考 *qanitu* (巒群方言) 語意、概念。

接下來會分成兩的部分，首先是明德部落過去 *liskaqanitu* (巒群方言) 「傳統信仰」與 *qanitu* (巒群方言) 的關係，其二是 *qanitu* (巒群方言) 與明德部落族人的關係。這樣的關係口述中語料的蒐集，也可以看到部落對 *qanitu* (巒群方言) 的概念。

(一) 傳統信仰與 *qanitu* 的關係

布農族的傳統信仰中，*qanitu* (巒群方言) 與他們傳統儀式及日常生活的關係最為緊密。但另一個觀念，*dikanin* (巒群方言)，也有它特別的地位 (黃應貴 1989)。布農

⁴ 郡方言 h 的發音一般為小舌輕擦音 [χ]，但有時為舌根輕擦音 [x]。

族相信日常生活中，背後一定有一個規則在與「未知」有關，這樣的說法在筆者的田野明德部落訪談中時常聽到。部落族人稱這規則為 *diganin*（巒群方言）習慣稱為「天」的意思，在黃應貴（1992：284-289，引自邱韻芳 1997：72）的研究也指出：

布農族對於所謂的神沒有清楚地的概念，唯一接近「神」之稱呼為 *dihanin*。”
天”或代表天之個別特殊能力的各種天體與天象的總稱。除了災難時會舉行謝天儀式外，在日常生活中布農族並不會特別注意，一般的宗教活動主要都是與他們的精靈（*hanitu*）信仰為主。

兩位學者也提到真正關於布農族生活周遭的事由 *qanitu*（巒群方言）信仰為主。

Liskaqanitu 為「傳統信仰」。金文常（*Bali Subalian*）長老提到他的長輩在 *Qatungulan*⁵（巒群舊社名）附近 *Sala*⁶（地名）的地方作為 *lavi'an*（領導者；祭司），而這身分是要處理部落內大小祭儀，而且是相信 *qanitu*（巒群方言）的，

以前我們家的長輩是祭師，家門前有一大塊廣場，許多活動都在那舉行，
還說有獵首的人頭要交由我們家處理，至於怎麼做長輩沒跟我說。

這樣的信仰活動在日本人未強力將族人移住時是很平常且常見的，到了明德部落這樣的信仰依然被使用著。而金文常（*Bali Subalian*）的孀孀金阿榮（*Vungaz Tanapima*），她小時候就到夫家生活，更詳細的提到未遷移到明德部落的生活：

在舊部落（此指 *Qatungulan* 附近地名為 *Sala*），夫家有一大片廣場，每一個家族的距離都很遠，但只要有婚事、喪事或曬農作物都會到這裡，還會在這裡祭拜人頭，我夫家是一個重要的家族。

金阿榮（*Vungaz Tanapima*）對廣闊的石板廣場印象深刻，也在那場域中看過許多儀式，而那些儀式是與 *qanitu*（巒群方言）有關的，而且是相信祂的，卻也害怕祂。

布農族認為天地間的動物、植物、昆蟲、石頭、土地等都是同樣的，而身體裡的 *qanitu*（巒群方言）與外界事物的 *qanitu*（巒群方言）是可以互換或使用的。許多學者把 *qanitu*（巒群方言）翻譯成「精靈」，但筆者認為 *qanitu*（巒群方言）釐清它的意義更為重要。因為學者們把 *qanitu*（巒群方言）翻成「精靈」，在布農族的認知裡天地間的生物都有

⁵ *Qatungulan* 巒群舊社名，於濁水溪和鑾大溪沿岸山地。《蕃族調查報告書 第六冊》（2008）記錄了 *Qatungulan* 表「樹林」之意，但社名由來不詳。

⁶ *Sala* 地名，布農語意為「盤子」，有平坦之意。

qanitu (巒群方言)，布農族又以 *qanitu* (巒群方言) 為主要信仰，會使大家聯想到泛靈信仰 (*aminism*) 或精靈崇拜 (*spiritualism*)，明德部落布農族從未有像其他台灣原住民族有聖山崇拜，更未曾膜拜神木或石頭，這樣的經驗田哲益 (1995: 273) 也提到布農族的原始宗教，並不一定是屬於泛靈信仰精靈崇拜。而布農族說萬物都有 *qanitu* (巒群方言)，可以看出布農族雖然對天地間很多事情無法解釋，他們卻試圖與自然萬物放在同一個天秤上，人與萬物是一樣的，如霍斯陸曼·伐伐所描述 (1997: 236)

布農人堅信整個宇宙皆以布農族人 (*Bunun*) 為中心，世界萬物都與人具有某種關係，並將萬物予以人格化，生活方式與人類完全不同，因此該族神話裡可以發現。

從以上論述可以假設布農族沒有清楚區別人、動物和外在事物的關係。起源傳說中，會有人由蟲所生、人由糞所生、女人見蛇褪皮而有孕、女人與動物交媾等故事，亦有人由石頭所生 (佐山融吉 1923: 25-26, 引自 葉家寧 2002: 15)。布農族相信每個自然物體都有 *qanitu* (巒群方言) 存在，人也不例外，這是布農族信仰與 *qanitu* (巒群方言) 在文化、認知關聯明確的證據。

卻也不可以忽視 *is'ang*，從黃應貴 (1989; 1992; 2006) 對布農族的研究中討論 *qanitu* (巒群方言)，用布農人觀的方式詮釋時 *is'ang* 在當中有重要的位置。*Bunun* 是布農人稱人的意思，黃應貴書中提到布農人成為人包括三個元素的概念，分別一是 *lutbu* 稱為身體，是媽媽給予的；二是 *qanitu* (巒群方言)，學者們稱它為「精靈」，是來自於爸爸；第三個是 *is'ang* 稱為自己或自我，與父母無關是指自己的自由意志。前文所提天地間的萬物都有 *qanitu* (巒群方言)，布農族人也不例外，所以每一位族人身體裡都有兩個 *qanitu* (巒群方言)，皆來自於父親，這兩個 *qanitu* (巒群方言) 分別在人的左肩膀和右肩膀。對於他們的性質，馬淵東一 (1974b: 148, 引自 黃應貴 1992: 195)

依布農人的信仰，人有兩個精靈分在左右肩。在右肩者柔和、有愛、寬仁；在左肩者則粗暴、易怒、貪婪。這些精靈受當事人心靈狀態所使喚，同時也有其獨立益智或情感，可反過來影響人的心理狀態。

換言之，左肩膀的稱 *madikla qanitu*, *makuang* 的意思有「不好的、兇的、憤怒的」，右肩的稱做 *masihal qanitu*, *masihal* 是指「好的、優秀的、善良的」。事實上，*madikla*

含有「私利」、「競爭」、「易變」等意義在內，反之 *mashia* 含有「集體利益」、「合作」、「秩序」等意思在內（黃應貴 1992：195）。筆者認為此兩個力量表現在布農族的情感表達及做事態度，簡單來說喜怒哀樂皆是這些 *qanitu*（巒群方言）所造成的，而與這兩個勢力抗衡的就是 *is'ang* 自我意識，從上述得知在族人小時候，*is'ang* 的還小，所以嬰兒時的情感表現皆由 *madikla qanitu* 和 *masihal qanitu* 控制著，所以可以合理解釋嬰兒肚子餓了便哇哇大哭，嬰兒有時也會無來由的哈哈大笑，就是這個原因。

筆者以上面的敘述進一步解釋布農族成長的過程，*is'ang* 也會隨之成長，力量也會愈來愈大，就可以與 *makuang qanitu* 和 *mashia qanitu* 分庭抗衡，所以年齡愈長的布農人，情感上的表現會趨於無形，做事的態度會趨於穩重。而身體的三個力量不是互相牽制，是一種互向的概念，像前面所說年齡的增長使的 *is'ang* 此力量會愈來愈大，便能壓抑 *madikla qanitu* 和 *masihal qanitu*，而 *is'ang* 的力量是可透過學習而增強的，可以與身體內 *madikla qanitu* 和 *masihal qanitu* 對話，在做每件事或在決定某事時，都要回自我身體內討論，也反應在布農族社會中。

布農族為人的三個元素，*lutbu*「母」、*qanitu*「父」、*is'ang*「我」，回到身體就像回到 *lumaq*「家」，布農族對家的觀念可以說是身體力行，所以人與人的接觸是家與家的連結，男與女的結合是家與家的結合，而天地間每種生物都有 *qanitu*，把每樣東西都用家的觀念在建構，所以獵取動物和種植小米，天地間就像是一個家，而布農族只是在使用家的力量，所以在使用時都須以感恩的心用之。

馬淵東一（1947b：520-522，引自 邱韻芳 1997：72）認為，布農族的信仰中並沒有什麼農作物的神，而是人直接以巫術和農作物打交道，因此必須順應農作物和天地間動物的變化，反反覆覆地做各種儀式性的動作，並遵守許多禁忌，來保證農作物與狩獵豐收與久存，儀式在布農族信仰與 *qanitu*（巒群方言）的關聯從葉家寧（2002）的研究討也提到相同看法。筆者認為這就是 *qanitu*（巒群方言）信仰的起源。

布農族傳統信仰中極為重要的 *qanitu*（巒群方言），筆者為何說它現今改變了，文獻中提到 *qanitu*（巒群方言）語意呈現上外族學者多半將它稱為「精靈」、「靈魂」，黃應貴（1992）對於 *hanitu*（郡群方言）在基督長老教會的語意為「惡魔」、「撒旦」和「鬼」，是東埔部落布農族用原有觀念的翻譯及確認，這裡可以討論兩件事，第一 1983 年台灣

聖經公會再版的《布農語新約聖經》中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是「魔鬼」，「撒旦」則是表音為 *satan*，更沒有「鬼」的意思，第二如果這樣的翻譯與確認是部落族人共同認為的，那為何沒有提到東埔部落族人也有相同的說法，黃應貴所提出的看法，我認同聖經翻譯影響了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但確認的部分需要商榷，有許多布農族學者或布農族神職人員依然對 *hanitu*（郡群方言）有其他語意的呈現。明德部落的族人與教會相關活動密切，例如上主日禮拜、家庭禮拜等，和教會活動外，例如婚喪喜慶、而日常生活，對 *qanitu*（巒群方言）的看法有些差異，這樣的現象從兩位布農族牧師張玉發牧師和余榮德牧師於 2016 年出版辭典可以看到，前者出版《巒群布農簡易辭典》語意為「祖靈」、「靈魂」，後者著《丹群布農族語詞句典》語意為「鬼魅」、「魔鬼」、「撒旦」，相較之下如此不同，所以需要釐清族語聖經中 *hanitu*（郡群方言）的語意是重要的，李台元（2016）在討論台灣原住民族語言書面化過程中族語聖經的翻譯，可以看到族語聖經翻譯的過程，而過程中語意也不斷的在改變，布農族的 *hanitu*（郡群方言）是否也如此，而這會造成什麼影響，而這影響是否影響了只有一間基督長老教會的明德部落，和改變了以信義基督長老教會為信仰重心的明德部落族人。

討論下來 *diquanin*（巒群方言）、*is'ang* 和 *qanitu*（巒群方言），在布農族信仰中人為重要的核心，而時常提到的是 *is'ang* 和 *qanitu*（巒群方言），*diquanin*（巒群方言）在黃應貴（1992）改宗的研究中，和基督長老教會或族人牧師伍錐（1990）、余榮德（2013）都有對此詞彙很多討論。相較之下 *is'ang* 和 *qanitu*（巒群方言）未被釐清，目前筆者只研究 *qanitu*（巒群方言），加上上述所提問的明德部落信義長老教會是否影響了 *qanitu*（巒群方言）的變化，可以從布農族經驗上探究，*qanitu*（巒群方言）依舊為本論文研究核心。

筆者將以明德部落、族人對於 *qanitu* 的經驗，提出明德部落對於 *qanitu* 的觀點。回顧布農族研究，直指布農族文化的核心為 *qanitu*（巒群方言），但從年代及各個學者的看法不難看出西方基督宗教影響了 *qanitu*（巒群方言），尤其在語意的部分。筆者試著將明德部落信義長老教會所用的聖經及聖詩作為分析的文獻之一，並釐清翻譯與語意的過程，細緻呈現 *qanitu* 在基督長老教會的樣貌。

（二）*Qanitu* 與族人的關係

黃應貴（1992）教授研究東埔部落布農族社會，用人觀中 *qanitu*（巒群方言）的概念闡述，這強調了 *qanitu*（巒群方言）概念與族人的關聯性很重要，討論 *qanitu*（巒群方言）不能忽視布農族人與他的關係，也是本結的重點。布農族文學家霍斯陸曼·伐伐（1977）認為：

布農人堅信整個宇宙皆以布農族人（*Bunun*）為中心，世界萬物都予人具有某種關係，並將萬物與以人格化，生活方式與人類完全不同，因此該族神話中可以發現。

清楚說明在布農文化的世界觀中以人為中心的觀點，邱其謙（1966）更認為這組成的元素有 *Bunun*「人」、*hanitu*（郡群方言）「萬物的精靈」與 *dihanin*（郡群方言）「天神或自然現象」，更進一步明確指出布農族人和外界的關係，但這樣的思考邏輯如何建構的，而 *qanitu*（巒群方言）在其中又代表著什麼意義，那與布農族人的關係又是什麼。

最初出現 *bunun* 與 *qanitu* 的紀錄是馬淵東一（1951）提到：

布農族人的傳統信仰為泛靈信仰，相信每個人也兩個 *hanitu*（靈魂），一個在左肩，稱為 *makuang*（壞的）*hanitu*，一個在右肩，稱為 *masial*（好的）*hanitu*。這兩個靈魂各有獨立意志來決定一個人不同的行為。

這樣的概念在黃應貴教授（1992）到南投東埔部落研究時用以解釋布農族「人觀」與「社會關係」，更細節的描述到人的 *qanitu*（巒群方言）是從父親而來的，解釋人出生組成身、心和靈（*hanitu*）的關係，這除了反映在社會關係的互動外，更用來解釋族人心智成長過程的情形。

布農文化中將人為中心，向內得知了 *hanitu*（郡群方言）的來源以及和自身的意義，解釋人在社會結構中形成的文化意涵，那向外又是如何互動的。傳統布農族的「宗教」生活，事實上應該是包括了人與自然，人與超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分別透過祭司與巫師這兩種角色傳達，也就是我們所看到的祭儀的舉行（葉家寧 2002：177）。布農族能與外界或未知事物有所關聯都是因為 *qanitu*（巒群方言）「亡靈」的存在，存在族人身上與世界中，而祭師與薩滿透過儀式進行溝通，葉家寧（2002）明確說明「儀式」的意義：

布農的世界就他們個人而言，他們從事所謂的宗教行為時，所應用的（對話）方式，以及參與的對象（雙方的「靈」*hanitu*）正表示了他們的思維以及對萬物存在的看法。

人與 *qanitu*（巒群方言）的關係，因為 *qanitu* 文化概念，人透過它釐清自己與外在世界的關聯，這樣的關聯性對於當代明德部落的族人的意義為何，或是有了新的可能，而部落族人如何解釋這樣關係。

在討論明德部落族人與 *qanitu*（巒群方言）的關係前，還是要簡單說明兩個造成原有信仰和這世界觀改變的原因，首先是原有居住地和生活習慣的改變，社會結構因此有了變化，再者是與西發基督教的接觸後的信仰改變了，在這兩個大前提下 *bunun*「人」和 *qanitu*「亡靈」的關係如何觀察，反之其意義又是什麼。

在筆者的田野明德部落中，沒有祭師和薩滿，但有兒時學過、曾看過或知道的族人，從訪談中得知族人的長輩都會將這樣的知識教授給下一代，這樣的時期（1938 至 1952）在日本人將巒群族人迫遷到現居地到教會建立前，那時族人私下還是很頻繁的進行 *qanitu*（巒群方言）或薩滿儀式，金阿榮（*Vungaz Tanapima*）和金麗娟（*Tuhua Ispasuqan*）等人兒時都有此經驗，對他們來說 *qanitu*（巒群方言）有好有壞，甚至成巫或進行薩滿是可以透過 *qanitu*（巒群方言）到夢中進行教學而學來的，但主要還是以跟經驗豐富的耆老學習為成巫和薩滿主要方式，因為 *qanitu*（巒群方言）到夢中告訴那個人不能再進行薩滿儀式時，那人馬上會失去法力，而這是不能踰矩嘗試的，*qanitu*（巒群方言）對他們來說是有好的、壞的，而好的甚至能保護自己以及治病。

除了從儀式或耆老過去記憶拉出一條近代族人與 *qanitu*（巒群方言）的關係外，語言資料在田野中成了有意義的符號，*qanitu*（巒群方言）的衍生詞說明了 *bunun*「人」與 *qanitu*（巒群方言）是屬於不同範疇的東西，而人生亡後會變成 *qanitu*（巒群方言），而人與 *qanitu*（巒群方言）的關係有如信仰的關係，這樣的循環成了族人生死觀的證據，即便部落族人以信基督教為主，基督教義中的人死後只有兩個可去的地方，分別為天堂與地獄，而出現在世上的未知事物為鬼、魔鬼，都是壞的，生死概念有如此的差異，族人還是很敬畏 *qanitu*（巒群方言），有次筆者家有喜事，布農族會有殺豬儀式進行社會關係的互動，筆者父親已故，耆老要我切一小塊四方形豬肉，把這豬肉塊插在竹籤上，

將它插在家門上，告訴筆者去世的父親家裡有喜事，而族語卻是用 *qanitu*（巒群方言）來稱呼筆者父親，所以部落族人仍然有意識地進行人與 *qanitu*（巒群方言）互動，但在基督教的教義下是不可以的。

除了 *qanitu*（巒群方言）衍生詞的語意構成的文化概念，許多的 *qanitu*（巒群方言）相關詞彙更可以看到 *qanitu*（巒群方言）在部落和族人矛盾的關係，而這些詞彙卻是 *qanitu*（巒群方言）在 *bunun*「人」以外的證據，透過訪談過程族人從記憶、經驗和生活環境說出這些詞彙，筆者討論 *qanitu*（巒群方言）的轉變，其實是重新建構的過程，因為在基督教有意圖的翻譯將其概念負面化，或是只選擇 *qanitu*（巒群方言）多重意義的一面論述，依然無法取代族人對這些名稱濃烈的情感，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名稱多半都是怪異且使人畏懼的，沒有蒐集到好的或有益處的名稱，但依然不能否認有 *masial qanitu*「好的亡靈」以及可以幫助族人的事實，這樣看似資料不完整的狀態，和訪談過程中對於這些詞彙矛盾的情緒反應（不想談卻又樂於分享），可視為 *qanitu*（巒群方言）這文化概念極為重要，卻也正處於概念轉化的階段，這樣的階段還可以從不同世代間對 *qanitu*（巒群方言）的概念有爭議看出，詞意更可能產稱改變。

前述談的「矛盾」、「改變」，都是訪談過程和語意中得到的訊息，從語言看來直觀的得到詞彙掉落多少，而在明德部落人與 *qanitu*（巒群方言）的關係並非與傳統信仰「*liskaqanitu*」愈來愈遠，或是在基督信仰下蕩然無存，其實從這些語料中反映了另一個資訊，*qanitu*（巒群方言）對族人來說是一個思想體系，但不能說它不會發生改變，現在就正在發生，在族人生活中很常發生，金麗娟（*Tuhua Ispasuqan*）分享有次去她母親的部落，羅娜部落，參加 *piskazhav uva'an*⁷殺豬活動，當他們要回家時，發現他們所分到的豬腿不見了，她的外公拿了一根蘆子一直跟它說話，變知道東西被誰偷了，而藏在誰家的床下方，他們馬上去找變真的找著，而金麗娟（*Tuhua Ispasuqan*）說她外公的這個行為稱為 *lapaspas*「巫術」，部落族人們也有類似經驗，東西物件很容易尋回，或是身體不明原因的不舒服，找會的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處理，這是原有信仰如何處理族人面對未知事物的實例，族人還是會求助於 *liskaqanitu*（巒群方言），反之基督信仰面對族人遭遇未知事物時，會如何處理，王順良（*Sai Takiludun*）牧師分享有次經驗：

⁷ 語意分別為 *piskazhav* 使什麼變冷，*uva'an* 小孩，這裡指嬰兒，這句話是布農族殺豬儀式的一種，過去女方嫁出去的女性為夫家產下男丁，夫家就會回女方家殺豬感恩，而現在只要為夫家生出小孩(不再限男嬰)，夫家都會以這方式感謝，而這樣的儀式也愈來愈少見了，都用滿月酒方式舉行。

部落族人發瘋、抓狂，或者說被鬼附身，她的家人將她帶到我面前，我當時非常害怕，因為在玉山神學院時沒有教該如何處理，但族人拜託我所以一定要處理，就拿起十字架按在她的背上，我就開始禱告，過一會兒她慢慢好了，臉不像一開始那麼兇。我一直在想她是不是遇到 *qanitu*，或跟 *qanitu* 有關，感謝上帝讓她好了。

這個過程身為神職人員的牧師，依然可以看到他用布農族文化概念中與未知連結的 *qanitu*（巒群方言）進行思考，而非將族人被鬼附身跟 *qanitu*（巒群方言）做直接的連結，甚至認為是族人遇到 *qanitu*（巒群方言）後發生的事件，文化本能地對未知事物思考，無論在詮釋上或概念上依舊與 *qanitu*（巒群方言）分不開，即便聖經翻譯將其改變或是教義不允許的影響下，卻依然存在，衍生詞和相關詞彙的存在更證實了，內化的文化概念將語言作為符號分析，也將這分析與族人記憶、經驗進行辯證，這當中看到人與 *qanitu*（巒群方言）的意義，是布農族人的生死哲學，也是解釋自我和外界、未知事物的邏輯。

二、族人的 *qani tu* 概念

這部分以 *qanitu*（巒群方言）與 *hanitu*（郡群方言）呈現方言別的差異，巒群（*Takbanuaz*）記為 *qanitu*（巒群方言）國際音標為[*qanitu*]，而郡群（*Isbukun*）記為 *hanitu*（郡群方言）國際音標為[*χ anitu*]。在明德部落的布農方言有 *Takbanuaz*（巒群）、*Isbukun*（郡群），所以本節紀錄的口語資料以受訪者所使用的方言為主，而方言間的差異上述友介紹。

筆者從小常聽到關於 *qanitu*（巒群方言）的便是以下這歌曲：

(01) *Iesu tu uva'az nitu mapising qanitu, Iesu tu uva'az nitu*
 耶穌 的 小孩 不要 害怕 亡靈 耶穌 的 小孩 不要
mahaqbung, Iesu tu uva'az asa tu manaskal
 生氣 耶穌 的 小孩 必要 ??? 快樂

耶穌的孩子不要怕鬼，耶穌的孩子不要愛生氣，耶穌的孩子要喜樂。

是筆者小時候時 *qudas* 「奶奶」時常唱的歌謠，從這句子中可以清楚看到 *Iesu* 「耶穌」與 *qanitu* 「亡靈；鬼」是對立的兩個概念，更常在部落裡聽到長輩對晚輩說「要乖乖聽話，不然 *qanitu* 會來捉你。」這樣提醒著，但這句話的 *qanitu*（巒群方言）概念是警示上的用語，語意卻無之後句子(01)這麼明確，再從這句話和句子(01)看到 *qanitu*（巒群方言）的語意就出現不同的意義。

所要呈現的 *qanitu*（巒群方言）的形象是由蒐集關於明德部落族人談論 *qanitu*（巒群方言）的故事和語意來建構，利用語言學描寫語言學（*descriptive linguistic*）方法，將口語記錄下來後客觀的研究。接下來分成兩個階段討論，第一階段是明德部落族人的記憶與經驗，以族人所說的故事和生活經驗為主，再依筆者田野調查資料闡述，第二階段是 *qanitu*（巒群方言）詞彙的語意，將第一階段的田野資料進行 *qanitu*（巒群方言）語意分析，從中呈現 *qanitu*（巒群方言）這詞彙的語意，經由田野觀察和語料分析的方式，討論當代族人心中 *qanitu*（巒群方言）的概念。

（一）族人的記憶與經驗

在部落討論和訪談 *qanitu*（巒群方言）是非常敏感的，甚至是有風險的，從聖經和聖詩可以看到基督教信仰和 *qanitu*（巒群方言）的關係，受訪者田哲益（*PimaTanapima*）文史工作者提出關於 *qanitu*（巒群方言）的看法，他認為布農族原有信仰是 *liskaqanitu*，*liska-*為字根語意為依靠、根據和信仰，他說過去族人是相信有 *qanitu* 的，受訪者金阿榮（*Vungaz Tanapima*）也說如果要保護自己，可以在儀式中跟 *qanitu* 說，真正關於布農族生活周遭的事由 *qanitu* 信仰為主（黃應貴 1992；楊淑媛 1992；葉家寧 1995；邱韻芳 1997）。許多學者從布農族人觀、儀式中提出 *qanitu* 觀點，這樣的討論在第二章第三節 *qanitu*（巒群方言）研究的回顧中，看到族人與非族人所討論的差異，而人觀和儀式的切入點在當代明德部落沒有其空間，部落內主要信仰為基督教，而對於人觀的討論也沒有任何收穫，因此從語言切入，在故事中和訪談中探究 *qanitu*（巒群方言）語意。

訪談時族人最常以「鬼」來稱呼 *qanitu*（巒群方言），受訪者全正文（*Lian Suqluman*）校長這麼說：

如果用中文語意來說最接近的就是鬼呀，那個鬼，那有人說把它翻譯成靈魂，但是我們的靈魂有另外的詞彙呀，我們靈魂稱 *is'ang* 「心」，我們的「靈」

也叫 *is'ang*，譬如說 *mudaanin istun is'ang*，這個人死了，如果把 *qanitu* 翻譯成「靈魂」，其實跟我們原來對這個 *qanitu* 的這個理解完全完全不同，那別人來講 *qanitu* 另外一個講法就是「壞的」、「惡的」，鬼就是「惡的」代表，我在聖經裡面大概也把它寫成跟這個有關係，它還有另外的解釋嗎？

Qanitu（巒群方言）是「鬼」這概念，卻與「壞的、惡的」相提並論，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影響，並且它對於 *qanitu* 的認知與聖經中的語意相同，另一方面 *qanitu* 如果是「鬼」不是「靈魂」那它是什麼？受訪者王順良（*Sai Takiludun*）牧師認為 *qanitu* 是「邪惡的靈」，*qanitu* 就是專門在我們心裡面教導我們去做壞事，但他卻也說了一段記憶中的 *qanitu* 事件：

我的一個堂妹以前出去玩還是去哪裡，被一個老人帶走，那個老人家帶他經過上面（後山）的路，後來就找不到了，我們一直找，明天的時候我們找到了，全身都臭臭的，問她，妳從哪走，她走懸崖，問她，是誰帶妳去的？她說一個老人帶她的，她也不認識那個老人，族人說那是 *hacinis*，*hacinis* 也算是「魔鬼」的一種，族人講說那是 *qanitu*，但是該怎麼講呢？

王牧師（*Sai Takiludun*）所說的經驗是田野中常聽到的故事，受訪者金顯忠（*Tiang Subalian*）也有相同的經驗：

他聽過部落有小孩被 *qanitu* 「鬼」帶走，他說他們一直找一直找的時候他們用槍像天空鳴槍，然後找到的時候，沒有內臟了呢，全部的內臟都被吃掉了。

值得關注的是談 *qanitu*（巒群方言）時，回答的都是「鬼」、「魔鬼」和「邪靈」，但在討論時確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有經驗上的故事，還有布農語多樣的詞彙，受訪者全文（*Lian Suqluman*）校長分享他整理日本布農語相關文獻和自己蒐集的口述資料時，分享了人變 *qanitu* 的故事，甚至說 *qanitu* 不只一種，有個別名稱和樣貌的詞彙，例如他小時候聽過 *banbantangia*，受訪者金麗娟（*Tuhua Ispasuqan*）說：

Banbantangia 喜歡在夜晚捉小孩，大人時常告誡小孩天色暗了不要亂跑，不然會被 *banbantangia* 捉，再加上他的耳朵與一般人不同，也可以稱它為 *minpakaliva*，有與眾不同的意思。

是可以看到形體，他認為這是鬼甚至是鬼怪。全正文 (*Lian Suqluman*) 提到 *tankalilis* 和金麗娟 (*Tuhua Ispasuqan*) 提到 *dandav*，都說它是很大的 *qanitu* (巒群方言)，後者更具體說明說 *dandav* 很高、很醜長輩都用這嚇小孩子。訪問金文常 (*Bali Subalian*) 長老關於 *qanitu* 時提到 *bilva*，是雷的意思卻也統稱為 *qanitu*，除了以上這些還時常聽到族人說 *va'ang*、*susas* 和 *kanasilis*，金麗娟 (*Tuhua Ispasuqan*) 說 *va'ang* 會使人顫抖，像影子一樣看了就不見了，只能瞬間看到，全正文 (*Lian Suqluman*) 解釋說：

Va'ang 它也不是一個實體喔，意思是你被什麼驚嚇，誰驚嚇你你也不知道，被 *isva'angun* 被聲音、被那個影子嚇到，就像我們眼花一樣，突然有一個影子飄過去，那你好像被什麼嚇到。

受訪者金麗娟 (*Tuhua Ispasuqan*)、王金蓮 (*Mua Takiludun*) 皆說 *susas* 則是在水中，會在水面露出雙眼而且頭髮很長，受訪者松阿讓 (*Abu Isa'avu*)、王田阿娥 (*Sani Tanapima*) 和王金蓮 (*Mua Takiludun*) 都形容 *kanasilis* 有著紅眼睛、長頭髮的外貌，時常出現在懸崖峭壁，雖然有這麼多名稱，但是族人都會說他們是 *qanitu* (巒群方言)。

從以上的田野資料可以看到 *qanitu* 對族人是有威脅的，但沒有族人說他是壞的、不好的，甚至訪談時族人會說 *masihal qanitu* 和 *madikla qanitu*，受訪者金阿榮 (*Vungaz Tanapima*) 說：

Qanitu 有 *masihal qanitu* 和 *madikla qanitu*，*samu* 「禁忌；規範」可以避免和阻止 *qanitu*，但需要被保護時，在儀式中可以跟 *qanitu* 說。

masihal 語意為「好的、善的」，*madikla* 則是「壞的、不好的」，這樣的語句其實強調了 *qanitu* (巒群方言) 有「好的」也有「壞的」，伍永山 (*Qaisul Islituan*) 牧師認為 *qanitu* 語意是正是還是負是很模糊的，金國寶 (*Qaisul Sulingan*) 牧師也認同談論 *qanitu*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為是布農文化的一部分，即便訪談時侃侃而談，但是訪談完受訪者都會用基督教禱告的方式做結，這樣的行為凸顯出基督教信仰、族人認知和 *qanitu* 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與受訪者結束訪談時最常跟筆者說「那是長輩以前說的，現在沒有了」；或是說「信耶穌之後就沒有了」，如果如他們所說的，但是為何在討論 *qanitu* 時記憶猶新，卻無戒慎恐懼或避而不談的現象，甚至無法清楚說明 *qanitu* 的語意，族人口

中的的 *qanitu* 有「好」與「壞」的概念，而且更多與 *qanitu* 相關的詞彙指向 *qanitu* 是個集合概念。

(二) *Qanitu* 詞彙的語意

從田野資料中可以知道 *qanitu* (巒群方言) 有「好的」和「壞的」意思，所以 *qanitu* 本身為中性詞，也看到許多關於 *qanitu* (巒群方言) 的詞彙，請看下表 3-1 中的字，這些彙指向 *qanitu* (巒群方言) 是個集合詞，但 *qanitu* (巒群方言) 本身又代表了什麼，筆者會用訪談語料，用句子的方式進行分析與討論。

表 1 *qanitu* 與 *qanitu* 衍生詞

布農語	語意	解釋
<i>qanitu</i>	鬼、靈魂。	從田野得知它有「好的」和「壞的」。
<i>Qanituan</i>	加年端；鬼魂之地	視為處所或地名來源。
<i>liskaqanitu</i>	祖靈信仰 鬼靈信仰	布農族傳統信仰。
<i>minqanitu</i>	(變為、成為)	鬼、亡靈。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田野語料製成表

表 1 中的 *Qanituan*、*liskaqanitu* 和 *minqanitu* 都是 *qanitu* (巒群方言) 衍生詞。布農語衍生詞是由詞根附上詞綴構成的，其語意和語法作用亦可能隨之改變(齊麗莎 2000)。台灣原住民族是南島語族的一支，齊麗莎(2000)更將這綴詞的構詞特點，認為是南島語的語言學特徵。布農語也有相同的特徵，而這樣轉變的形式，從 *qanitu* (巒群方言) 這詞彙衍生出來的新詞與語意，接下來要依此轉換來看 *qanitu* 的語義，甚至討論文化內的涵義，接下來由田野訪談語料中出現的三個變化 *qanitu-an*、*liska-qanitu* 和 *min-qanitu* 來看 *qanitu* 的多重意義。

以下是筆者田野中所蒐集的語料三個衍生詞，無法保證只有這三個或更多，但如果有更多的 *qanitu* (巒群方言) 詞綴變化，可以以語言比較的方法，從詞綴中分析討論，而現在只能提供以下的例子，試著回答這些 *qanitu* (巒群方言) 語詞綴轉換的互向，如

有新的語料增加其基數，可以以這觀點繼續延續，但就目前的情況只能試著找出其意義，和表達詞綴和 *qanitu*（巒群方言）的關係。

1. *qanitu-an*

qanitu 字根加上後綴 *-an* 有兩個意義，其一是將其視為處所或地名來源，另一個是有指那個，或看得見的意思，這樣的衍生詞可以增加我們對 *qanitu* 的認識。

族人口中的 *qanituan*，中譯為「加年端」社，台灣山林深處加年端山山腰間的舊部落，位置位於南投縣濁水溪支流丹大溪右岸，當今屬於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的範圍。於《台灣省通志·卷八·同胄志·布農篇》（1972）和《蕃族調查報告書》（2008）有紀錄，前者簡單紀載它是巒社群的部落，後者有詳細的紀錄：

Qanituan 意指「鬼魂之地」。清人在此地殺了許多蕃人，因而時有鬼魂出現的傳說。此社由丹蕃、巒蕃以及卡蕃等組成。

Qanituan 族人都知道這部落名稱。布農族許多地理名稱都帶有位置後綴 *-an*（De Busser 2009）。後綴 *-an* 不管是來源、目標或接受者都牽涉空間位置（黃惠娟、施朝凱 2016）。族人卻不會將有人生亡的地方稱為 *qanituan*。第二個衍生詞彙為 *si-qanitu-an*，*si-*前綴為遇到的意思，而這裡的後綴 *-an* 與 *qanituan* 的後綴 *-an* 相同。這裡的後綴 *-an* 指的是事件發生所在地 De Busser（2009）也針對後綴 *-an* 的名詞化提出相同的看法，從以下的句子可以更清楚瞭解：

(02) *Mi-halang dau ka Ibi, aupa si-qanitu-an aipa*
生-疾病 人名 因為 遇-鬼-事件所在地 指不是人
tunsila daingaz.
前天 早

Ibi 生病了，因為他大前天遇見鬼（亡靈）了。

句子(02)除了 *qanitu* 衍生詞 *siqanituan* 值得注意外，在這句中出現 *aipa*，而 *aipa* 所指的不是人，如果是人應該會使用 *naipi*，所以 *qanitu* 不會是與人相同的東西。

qanitu（巒群方言）衍生字 *Qanituan* 所指的是「加年端社」，與人死亡和所在地有關，而 *siqanituan* 則是遇到它，語意常以遭遇不幸或逢兇有關，言語舉止需要格為謹慎。

2. *liska-qanitu*

這裡可用句子(03)來看這個衍生詞：

(03) *Qabas-ang Bunun hai, liska-qanitu.*

過去-持續態 布農族 主題後標記 信仰-亡靈

以前布農族信仰亡靈。

*Liska-*為字根表示依靠、根據和信仰，從《布農語郡群方言辭典》(2009)的詞彙舉例：*liska-da* 意思為支撐、信賴和信仰；*liska-sia* 意思為依據、信仰；*liska-uni* 意思為依靠、信仰，從例句和詞彙可以看到 *liska-*前綴的辭彙都和信仰有關，而 *liska-qanitu* 語意上就是信仰亡靈，或是從文化意義上就是祖靈信仰。

3. *min-qanitu*

Minqanitu 這衍生詞是受訪者全 (*Lian Suqluman*) 校長分享的，他也說了一則由布農族人變成鬼的故事，主要受訪者金麗娟 (*Tuhua Ispasuqan*) 也說人死後變成靈魂，而靈魂應該叫做 *qanitu* (巒群方言)，而 *min-*前綴有變成的意思，舉例 *bulsuk* (乾燥)，*min-bulsuk* 意思是變為該造或乾枯；*dikla*(壞的)，*min-dikla* 意思為壞掉和變質了；*daingaz* (老)，*min-daingaz* 意思是變老語使成為老人，這呈現了 *qanitu* 會有所變化，而發生在人的身上就是生亡後成為亡靈，舉例句(04)以下：

(04) *Ma'aq bunun di mu-daan-in qai min-qanitu.*

什麼 人 這是 去(回)-路-…了 變成-亡靈

人死後都會變成亡靈。

minqanitu 這衍生詞的意義，與 *liskaqanitu* 是相呼應的，布農族的宇宙觀中人死後成為亡靈，而活著的人倚靠它，而成為信仰，而這樣的生死價值觀從文化的角度就是祖靈信仰，是布農族的生死哲學，而這樣的思考從語言的使用上更可以清楚看到。

這些例子談論的都是布農族傳統概念，如 *Qanituan* 作為一個地名，而對 *qanitu* (巒群方言) 作為「鬼」、「亡靈」的概念，卻不會將墳墓或人身故的地方稱為 *qanituan*，族人們也忘了 *Qanituan* 作為名詞化標記的意義，連訪談中最年長的松阿讓 (*Abu Isa'avu*) 也不會這樣使用和不知道 *Qanituan* 地名的意義。*liskaqanitu* 更是被稱為過去信仰或傳統

信仰，而忘了 *qanitu* 為「亡靈」所代表的「祖靈」含意，而 *liskaqanitu* 「祖靈信仰」的概念也被遺忘。較為特別的是 *minqanitu*，人死了變成鬼，從文化意義來看其實是不成立的，因為族人的 *qanitu* (巒群方言) 離開生人的身體就是死亡在《台灣省通志稿》(1972) 也有這樣的紀錄。人變成「鬼」的概念推測可能受基督教影響，但目前筆者沒有足夠的證據，但就與其兩個衍生詞比較，*minqanitu* 較為新的概念和語用。

從這三個句子得知 *qanitu* (巒群方言) 是布農族人死亡後的狀態，而族人以祂為信仰中心，是祖靈信仰的核心，族人依舊會畏懼祂，在傳統儀式上 *qanitu* (巒群方言) 是會幫助族人治病等，和理解日常中發生的未知事物，從治病或薩滿用來保護自己的概念，以布農族靈觀系統的概念下筆者可以得到下表 2，並討論 *qanitu* 語意：

表 2 *qanitu* 語意

族群	語言	語意的樣貌							資料數
		神	靈	靈魂	祖靈	鬼魂	鬼	魔	
布農	<i>qanitu</i>			✓	✓	✓	✓		7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製成表。

表 2 語意的樣貌從上述的句子中得證，以人活著和死後做一個分界線，神、靈和靈魂這三個是與活人和生活空間有關，祖靈、鬼魂、鬼和魔這四個則是人死後的狀態，也跟活人和生活空間有關。人活著有靈魂，所以靈魂屬於較為中性的詞彙，對於外在的超自然力量的解釋為靈或鬼，祖靈與鬼魂都是人去世後的狀態，而祖靈則有祖先崇拜的概念 (Keesing 1981)，神與魔則是一神信仰和多神信仰常見的樣貌，神與人的關係較為正向而魔極為負面，在語意的呈現並無絕對神「正面」、魔「負面」的語意呈現，*qanitu* (巒群方言) 的語意是人活著和人死後的超自然力量。

這樣的分析筆者發現 *qanitu* (巒群方言) 語意和所想表達的概念很複雜，這複雜多半來自明德部落對 *qanitu* (巒群方言) 的感受，過去是信仰，現今因為基督教，部落族人對祂有所排斥。總而言之，*qanitu* (巒群方言) 為中性詞彙，因為祂還可以進一步分為「好」與「壞」的語意，由田野和語料研究得到 *qanitu* (巒群方言) 衍生詞，*qanitu*

(巒群方言) 衍生詞語意一再強調 *qanitu* (巒群方言) 與「靈魂」、「祖靈」和「鬼魂」這三個語意有關，這三個概念是一個循環的信仰觀，人死後成為鬼魂，活著的人有靈魂，活著的人信仰祖靈。從筆者的研究可以得到 *qanitu* (巒群方言) 為中性詞，以 *liskaqanitu* 「傳統信仰」、人去世有關為依據，因此 *qanitu* (巒群方言) 於筆者的撰寫本論文中皆使用為「亡靈」。

三、小結

此部分討論部落族人所使用的 *qantiu* (巒群方言) 語意，從人、傳統信仰和 *qantiu* (巒群方言) 作為開頭，1938 年日本集團移住將巒社群移入現今明德部落，部落內傳統信仰依舊使用於族人日常生活中，由於日人將不同巒群、郡群放於同一地點，*liskaqanitu* 「傳統信仰」成為保護自我群體和防禦祂者的方法，所以筆者可以在明德部落蒐集到對於薩滿儀式熟悉且具經驗的耆老和族人，這些故事中除了 *qanitu* (巒群方言) 詞彙外，還有許多 *qanitu* (巒群方言) 相關詞彙。筆者分析 *qantiu* 語意將分成兩個部分，首先是了解 *qanitu* (巒群方言) 詞彙本身所代表的涵義，再來討論 *qanitu* (巒群方言) 相關詞彙代表 *qanitu* (巒群方言) 什麼樣的概念。

Qanitu (巒群方言) 本身有 *masihal qanitu* 與 *madikla qanitu*，還有許多部落族人常說的詞彙，如：*Qanituan* (*siqanituan*)、*liskaqanitu*、*minqanitu* 這些都是 *qanitu* 的衍生詞，語意直指 *qanitu* (巒群方言) 是布農族人死亡後的狀態，祂與死有所關聯，語意上筆者認為稱為「亡靈」

族人以 *qanitu* (巒群方言) 為信仰中心，是祖靈信仰的核心，族人依舊會畏懼祂，在傳統儀式上 *qanitu* (巒群方言) 是會幫助族人治病等，和理解日常中發生的未知事物，從治病或薩滿用來保護自己的概念，*qanitu* (巒群方言) 有「好」的意思就是 *masihal qanitu* 「好的亡靈」，而畏懼是因為薩滿也會使用 *qanitu* (巒群方言) 進行詛咒，這樣的行為族人是害怕的，而這表示了傳統信仰中 *qanitu* (巒群方言) 有不好的意思就是 *madikla qanitu* 「壞的亡靈」，過去的文獻 (方均瑋 2016；楊淑媛 2006；Coe1955) 也都有相關的描述，從文獻和布農語得到 *qanitu* (巒群方言) 本身原有好與壞的分別，上述討論也已充分證明這件事。

進入第二部分，用上述相同的方式討論 *qanitu*（巒群方言）相關詞彙，這些 *qanitu*（巒群方言）詞彙（*va' ang*、*susas*、*kanasilis*、*banbantangia*、*hacinis*、*dandav*、*tankalilis*）都有獨特且具體的概念，都統稱為 *qanitu*（巒群方言）所以代表了 *qanitu*（巒群方言）是個統稱，並且具有多重的意義，更是明德部落族人對外在未知事物理解的知識體系，也回應了楊淑媛（2006）對於布農族對於認知與建構的自由度非常彈性。如方均瑋（2016）對於未知事物經驗式的詮釋。

筆者定義了明德部落布農族 *qanitu*（巒群方言）語意，想將前兩個以 *qanitu*（巒群方言）不同面向的語意分析（*qanitu*（巒群方言）和 *qanitu*（巒群方言）相關詞彙），放在一起討論。可以看到此表格呈現了 *qanitu*（巒群方言）的能動性，是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反之，也可以看到整體偏負面，沒有 *masihal qanitu* 的相關詞彙。

過去以 *liskaqanitu*「傳統信仰」為主要信仰的布農族來講值得探究，過去研究都已「轉宗」來討論，筆者想以不同視角和研究方法來討論，以傳統信仰核心概念 *qanitu*（巒群方言）語意、概念的轉變論述，筆者認為可以從當代基督宗教信仰的影響為討論的主軸，語意和概念的轉變，更可以由布農族語聖經、聖詩分析得報證實，筆者會有此發法出於田野觀察經驗發現基督教和基督教義一直阻擾著討論 *qanitu*（巒群方言），除了表面族人避而不談，在討論時「鬼」、「魔鬼」這些語意常常干擾著部落族人討論 *qanitu*（巒群方言）。

明德部落歷史沿革中基督教未到明德部落，部落內傳統信仰為未斷過，當 1950 年代基督教進入明德部落，族人當時也面對「轉宗」的挑戰，可以見到基督教進入部落和族人接受的脈絡，而這當中 *qanitu*（巒群方言）語意、概念也同樣遭受挑戰，才會呈現了本章明德部落布農族由語意建構的 *qanitu*（巒群方言）概念圖的樣子，基督教傳教策略中如何對 *qanitu*（巒群方言）語意、概念的影響，是筆者接下來會討論的主題，而變化的進程與過程也值得關注。

部落與族人呈現 *hani tu* 概念的改變

明德部落歷經兩次（1929、1938）日治時期集團移住，加上日本政府管理，原來的

生活習慣與環境都改變了，原在 *mai'asang* 「祖居地」不會同住的郡群和巒群也被迫生活在一起，彼此的衝突也愈來愈多，當然也有互動、通婚和交流。兩群語言上差異不大，但細微的語音和詞彙的差別能輕易分辨族人所屬的方言別和方言的使用習慣，從語音的不同就可以辨識，像訪談時說 *qanitu* 的是巒群，反之說 *hanitu* 的則是郡群，這樣語音的區別會因為受訪者年齡下降而愈來愈模糊。這樣的差異卻不影響族人進一步解釋 *qanitu*（巒群方言），或是族人生命的記憶與經驗大致相同，在當代基督教信仰中的「矛盾」也相同，甚至族人反對提到和討論 *qanitu* 說法也一樣。

語言的改變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布農文化中 *qanitu* 概念的改變也可以視為一件自然的事，但是從過去的文獻到當代不同身分的族人對於 *qanitu* 的看法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例如族人對於 *qanitu* 的認知，與基督長老教會翻譯的族語聖經的認知就不同，以及基督教不談此概念，族人卻有著過去的記憶，在日常生活中的經驗，族人更是樂於討論，而避而不談的現象又是如何？探究語言改變有助於族人認知的釐清，梳理此概念轉變的脈絡更是意義重大。

Qanitu 的轉變可以從兩個觀點切入，第一是 *qanitu* 屬於布農語的詞彙，所以其改變可以從語用和語意來研究，外來宗教為了傳教將語意改變，這需要證據。第二是從語言呈現的文化概念，可以看到這些詞彙連結著明德部落布農族傳統信仰；人死後的狀態；未知事物和超自然等概念，如果如聖經和聖詩所呈現的，或是部分族人所說的「過去老人家才知道」、「信耶穌就沒有了」的話，為何前幾章的內容會有如此多且豐富的語料和故事，除了記憶猶新，更是很願意分享的，這中間是不是有需要釐清的部分，才更能體現現在族人對這概念的看法。

將要討論部落、族人對此概念的轉變，為何改變，轉變代表了什麼，而這樣的過程對部落、族人的意義，所以主要分成三個部分來回答這些疑問。

首先為聖經中的 *hanitu*（郡群方言），此節會蒐集明德部落族人所使用的基督教族語聖經和翻譯文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台灣聖經公會出版許多基督教布農語譯本，可參閱李台元（2016）對於族語書面化研究中有紀錄，所分析的經文翻譯文本以南投明德部落族人在教會或日常所使用的，以及族人提供的為主，整理其內容以及比較、分析。

分為三部分，第一聖經裡的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為主要分析資料，從聖經公會翻譯 *hanitu*（郡群方言）與基督信仰的關係，族人如何理解和認知 *hanitu*（郡群方言）在這當中的意義。其二延伸第一節的語料中發現基督教族書面化 *hanitu*（郡群方言）的涵義，討論其意圖，回應族人的感受和心中的形象，意義在闡述聖經轉譯和族人概念上的不同，從語言的語意和文化概念上做討論。

以 *qanitu*（巒群方言）意識的變化，也回到過去原有信仰，與至今布農族看法，來討論這樣的概念轉變後的意義，是否並無變化，或是有了新的意義，還是對布農族人來說這概念已被取代，而明德部落布農族對於人和 *qanitu*（巒群方言）關係為何，這需要進一步探究，也可以從中得知族人是如何思考和詮釋的，而非對於 *qanitu*（巒群方言）的轉變只是外部單方面的接受，也展現族人內在思考的能動性，而內部是怎麼面對和處理這轉變的。

最後結論收冗整本文的討論，綜觀以上討論，對於這部分呈現 *qanitu*（巒群方言）概念改變做出回應，並簡單扼要的將這章想討論的想法，和提出的疑惑一一回答，更聚焦在 *qanitu*（巒群方言）語意的改變，更明確的說明 *qanitu*（巒群方言）語意已經改變了，對部落、族人或這所代表著什麼意義和衝突。

一、聖經與聖詩中的 *hanitu*

此節討論布農族 *qanitu*（巒群方言）語意與意義時，都以筆者自身布農族方言別的巒群方言來呈現，但在進入西方基督宗教的脈絡時，無論在布農族語聖經的書寫，或布農族語聖詩的傳唱都是以布農族郡群方言 *hanitu*（郡群方言）來呈現，前面有說明 *qanitu* 和 *hanitu* 並無差異，但筆者為了完整呈現西方基督宗教下書寫的真實樣貌，此節談及聖經或聖詩的內容時皆用 *hanitu*，如有用 *qanitu* 書寫的文獻就會依原著呈現，這也看到布農族郡群方言在基督長老教會傳教的過程中是被放在主要的布農族使用語言。以郡群方言書寫為主的聖經會影響明德部落巒群和郡群方言使用者多少，本論筆者從語意上討論。

回顧了布農族相關研究，直指布農族文化的核心為 *hanitu*（郡群方言），從年代及

各個學者的看法，清楚看到（郡群方言）概念與部落信仰基督教出現理解上的差異，尤其在語意的部分，筆者以明德部落信義長老教會傳講教義所用的聖經及聖詩作為分析的文本，並製成表 1，從這些文本中釐清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翻譯的過程，在基督長老教會文本中談論 *hanitu*（郡群方言）變化。

表 1 明德部落使用的基督長老教會教文本

分類	年代	作品名稱	使用文字	備註
聖經	1958	聖書	日文	日本聖書協會出版
教學	1958	布農話入門	注音字	台灣基督教山地文書委員會出版
聖詩	1958	布農四部合唱聖歌集	注音字	張玉發牧師、胡文池牧師合作出版共有 140 首。
聖詩	1964	聖歌集	注音字	台灣基督教山地文學委員會
聖經	1973	布農語新約聖經	羅馬字 漢字	聖經公會出版
聖詩	1975	讚美詩 Pisusling	羅馬字 漢字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布農聖詩委員會
聖經	1983	布農語新約聖經	羅馬字 漢字	是 1973 再版 長老教會獨立翻譯完成
聖詩	1984	布農聖詩	羅馬字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布農聖詩委員會
聖詩	1993	布農奮興歌集 Malas Bunun tu Huzas Tamasaz	羅馬字	原版 1949 年為胡文池牧師著，1988 年司明山牧師編譯，於 1993 年再版，2019 年全正文校長整理再出版。
聖經	2000	布農語聖經 Tama Dihanin tu Halinga	羅馬字	1947 開始籌備，長老教會翻，聖經公會協助。 短舊約和新約合訂本。
聖詩	2008	布農聖詩 (bunun tu huzasing)	羅馬字 漢字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布農聖詩委員會。

資料來源：筆者蒐集整理製成表。

在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的使用，外族學者多半將它稱為「精靈、靈魂」，黃應貴（1992）對於 *hanitu*（郡群方言）在基督長老教會的語意為「惡魔、撒旦和鬼」，黃教授並說這樣的使用是布農族用原有觀念的翻譯及確認，但當時 1983 年台灣聖經公會再版的布農語新約聖經中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是「魔鬼」，而撒旦則是表音為 *satan*，

更沒有鬼的意思，甚至從黃應貴的研究中並沒有看到族人將 *qanitu*（巒群方言）的語意及認知是「惡魔、撒旦和鬼」情形。我認同聖經翻譯影響了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但細緻的影響是本章的重點，有許多本族學者或本族牧師依然對 *hanitu*（郡群方言）有其他語意的呈現。在明德部落的族人也常常出現在教會相關活動中，例如上主日禮拜、家庭禮拜等，和教會活動外，例如婚喪喜慶、日常生活，對 *hanitu*（郡群方言）的看法有些差異，這樣的現象從兩位布農族牧師張玉發牧師和余榮德牧師於 2016 年出版辭典可以看到，前者出版《巒群布農簡易辭典》語意為「祖靈、靈魂」，後者著《丹群布農族語詞句典》語意為「鬼魅、魔鬼、撒旦」，相較之下語意不同，認知也不一樣，所以需要釐清族語聖經中 *hanitu*（郡群方言）的語意是重要的，李台元（2016）在討論台灣原住民族語言書面化過程中族語聖經的翻譯，可以看到族語聖經翻譯的過程，而過程中語意也不斷的在改變。布農族的 *hanitu*（郡群方言）是否也是如此，會造成什麼影響，而這影響是否影響了只有一間基督長老教會的明德部落，和改變了以信義基督長老教會為信仰重心的明德部落族人。

以聖經、聖詩中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與意義出發，過程中也訪談部落族人牧師和聖詩創作者，從他們的觀點補充對於聖經、聖詩的看法，而過程發生了什麼轉變或意義。族語聖經是制式且有規模的翻譯過程，族語聖詩的翻譯較為自由且彈性，更多是族人牧師創作的作品，探究這部分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基督長老教會聖經翻譯脈絡和內容，呈現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第二階段從聖詩來看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再將這兩種文本分析與比較，了解此聖經、聖詩兩階段的書面化的過程，最後綜合討論，呈現信義基督長老教會與明德部落族人文字化過程中 *hanitu*（郡群方言）的語意和意義。

筆者語料來源的聖經、聖詩是明德部落族人所提供的為主，其分類參考李台元（2016）以經文的角度分為 3 類，聖經、彌撒經文、聖詩（聖歌），在明德部落沒有天主教會、也未有天主教傳教士到此傳教，所以資料沒有彌撒經文，加上台灣天主教會的聖經與聖歌翻譯大多是神父獨力完成，鮮少與聖經公會合作翻譯（李台元 2016）。卻有當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了教族人讀經的語言教學讀本，所以分成聖經、聖詩和教學（參閱表 1）。

(一) 聖經翻譯的 *hanitu* 語意

從田野所收集到的聖經年代分別為 1958 年《聖書》、1973 年《布農語新約聖經》；1983 年《布農語新約聖經》為 1973 年的再版和 2000 年的《布農語聖經》。先由聖經翻譯歷程開始，簡述台灣聖經公會、基督長老教會和田野資料（布農族語聖經）的關係，探究基督教與族人在翻譯進行中的角色關係和操作模式，再者依不同年代的聖經經文分析 *hanitu*（郡群方言）呈現的語意，最後觀察和分析這其中的變化。

1. 翻譯歷程：聖經公會⁸與基督長老教會

這部分會主要簡述這兩個單位，他們與族語聖經的關係密不可分，加上田野所蒐集的材料《布農語新約聖經》（1973）和《布農語新約聖經》（1983）由聖經公會出版，《布農語聖經》（2000）則由長老教會翻譯出版，聖經公會協助發行，這裡可以看到聖經翻譯由聖經公會轉由長老教會主導的過程。

台灣聖經公會屬於聯合聖經（UBS）公會⁹成員之一，所做的工作是翻譯、推廣和出版基督教聖經，台灣聖經公會出版的本土聖經¹⁰原住民族語言 8 種，布農語是其中一個，和布農語直接的關係是 1952 年由香港聖經公會出版羅馬字〈馬太福音〉，李台元（2016）研究提到當時出版品受到國家嚴格查禁，甚至到信徒家沒收此書（樂歌安·督達里茂 2016），所以這書較難取得或已散佚。

為了解聖經公會與長老教會在聖經翻譯的關係，2015 年 12 月 15 日與戴智偉教授親自到聖經公會訪訪問了梁望惠牧師（博士）和麥煜道牧師，這兩位牧師長時間參與和關注原住民族聖經翻譯，訪談關於布農聖經翻譯過程，他們回道：

台灣原住民翻譯主動權是在各地方的長老教會中會，中會下又分各個教會（通稱小會），每個原鄉有數個小會，而翻譯聖經者都是由中會¹¹找小會¹²中對本民族語言有

⁸ 1956 年設立為香港聖經公會成立台灣辦事處，名稱為「香港聖經公會台灣辦事處」，於 1960 年更名為「台灣聖經公會」，1970 年更名為「中華民國聖經公會」，2003 年正名為「台灣聖經公會」（李台元 2016）。

⁹ 聯合聖經公會，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UBS），於 1946 年成立，是一個聯繫世界各地聖經公會的全球性組織。資料來源：聯合聖經公會網站（<https://www.unitedbiblesocieties.org/>）

¹⁰ 台灣島上除了漢語外所使用的語言，分別有台語羅馬字聖經（Amoy Romanized Bible）、阿美語聖經（Fangcalay Cudad）、排灣語聖經（Kai Nua Cemas）、布農語的聖經（Bunun Bible）、泰雅爾語聖經（Tayal Bible）、太魯閣語聖經（Truku Bible）、達悟語聖經（Seysyo No Tao）、魯凱語聖經（Rukai Bible）和客語聖經（Hakka Bible）。資料來源：台灣聖經公會網站（<http://www.bstwn.org/bible-tw.htm>）。

¹¹ 布農族分布廣，區域廣大，依區域分成三個終會，分別是布農中會、南部中會和中部中會，通稱中會，這是各中會建立的順序，反應出族人信基督教的時間和宣教的路線。

興趣、年長者、擔任教會幹部者等成立翻譯小組，然後聖經公會會提供要翻譯的族群支持(經費或設備等)，而梁牧師和麥煜道牧師來指導這些翻譯者在語言學或相關領域的知識，細部的過程是由翻譯小組有經驗者先直譯，再來提出與小組成員討論，再請教友閱讀提出有問題的地方在進行修正。他們也介紹現在聖經公會翻譯聖經的軟體，這可以使以往的翻譯工作更為便利。

筆者與梁牧師、麥煜道牧師訪談過程中他們每問必答，但對於筆者想進一步了解訪談中所提到的翻譯軟體和聖經概念的轉換問題，梁牧師和麥煜道牧師並沒回覆。合理的解釋是該技術是聖經公會的智慧財產，與布農族各中會的共識，所以這部分不願多談。這樣的合作翻譯模式李台元(2016)的研究分類中稱作「集體共同翻譯」，但這樣的翻譯模式不是固定不變的，不同時代的聖經翻譯歷程都有些微差異。

在聖經公會之前其實基督長老教會就有相關族語文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教史》(2016)詳述了1946年長老教會為了向布農族傳福音，孫雅各牧師差派胡文池牧師到關山，學習族語，胡牧師受到孫雅各牧師的感召前往布農族地區傳教，胡牧師作為布農語文字化的開創者，成為之後影響布農族長老教會、布農語聖經的重要人物，甚至為之後的聖經翻譯奠定基礎。

聖經公會和長老教會對於布農語經文翻譯，這兩個單位的發展歷程不同，更沒有清楚的界線，如李台元(2016)提到聖經公會的「聖經翻譯計畫」中可以看到布農語聖經的時程，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更早就開始了，而族人參與到實質翻譯更晚於這兩個單位，這部分會在之後討論。

2. 聖經介紹：田野資料

首先討論《聖書》(1958, 日語)，無族語相對應的文獻，所以無法從中比較日文與布農語在談及 qanitu 時的語意有何差異和意義，其實早在1948年的水里基督教長老教會林雲山長老帶著日語聖經和歌本，進入中部布農族地區傳教，當時會帶日本聖經宣教，因為日本治理所以日語為族人和漢人溝通的語言，便能達到宣教的目的。

¹² 為各區域中會中各眾基督長老教會，通稱小會。

《布農語新約聖經》(1973, 羅馬字和中文)為台灣聖經公會出版,而在李台元(2016)所分類的族語聖經譯本中屬個人獨立翻譯,沒有紀錄作者資料,且是出於長老教會,但在同時李教授整理的族語聖經翻譯大事記中卻沒有記載,筆者認為是紀錄上有疏漏,這本聖經在明德部落較多使用是 50 歲的長輩,該年齡層的部落族人伍永山(*Qaisul Islituan*)牧師和全正文(*Lian Suqluman*)校長都認為這本聖經的翻譯較貼近布農族語言思維,相較於 2000 年出版的《布農語聖經》(羅馬字)讀起來比較流暢,而這本聖經 1983 年再版,被當時的長老教會視為完成第一本族語新約聖經的里程碑。

《布農語聖經》(2000, 羅馬字)也是聖經公會出版,這本聖經在台灣聖經公會中的「聖經翻譯計畫」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像前面提到的〈馬太福音〉(1952, 羅馬字)、《布農語新約聖經》(1973, 羅馬字和中文)和 1983 再版的《布農語新約聖經》(羅馬字和中文)這些翻譯文本都只是聖經中部分篇章,《布農語聖經》(2000, 羅馬字)是首次出版的短舊約新約合訂本布農語聖經。此本聖經是當代最多布農族所使用的聖經,也是明德部落信義長老教會從事基督教儀式時所閱讀、宣講和思考的文本。

這些聖經出現的歷程不同,但是皆由長老教會內的各中會和聖經公會互動下的產物,但唯一相同的是書寫的方言別以郡群(*Isbukun*)為主要語言,是不是方言人數的考量,還是翻譯群體的限制,該問題會在族人參與的部分釐清。

3. 族人參與聖經翻譯

在布農語聖經翻譯前,長老教會的胡文池牧師就已開始使用羅馬字書寫布農語。1947 年,胡文池牧師開始學習與整理布農語,創制羅馬字 17 個字母(李台元 2016)。1949 年胡牧師在台東關山玉里長老教會舉辦聖經講習會(樂歌安·督達里茂 2016)。參加的多是花蓮台東布農族,參與的田光明(*Taupas Tanapima*)和張旺(*Laung Istasipal*)就是之後到中部明德部落宣教的族人,這時的族人參與只有宣教還沒參與到翻譯聖經的階段。

第一位參與翻譯聖經的是族人是張玉發牧師,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教史》(2016)中提到胡牧師和張牧師從 1952 年由香港聖經公會出版《馬太福音》就開始合作,這樣合作契機是台灣聖經公會邀請促成的,其中 1958 年的《布農話入門》(注音字)

是田野蒐集的文本之一請看下圖 1，而《布農語新約聖經》(1974)與《馬太福音》(1952)族人參與不同，李台元(2016)的研究紀錄指出《布農語新約聖經》(1974)本來是胡牧師自行編譯，之後張牧師等其他族人加入並協助，最後由胡牧師和天主教貝惠德神父合作完成此書，在 1983 年由台灣聖經公會再版《布農語新約聖經》羅馬字和中文對照本，這也是田野中的資料和族人常用的聖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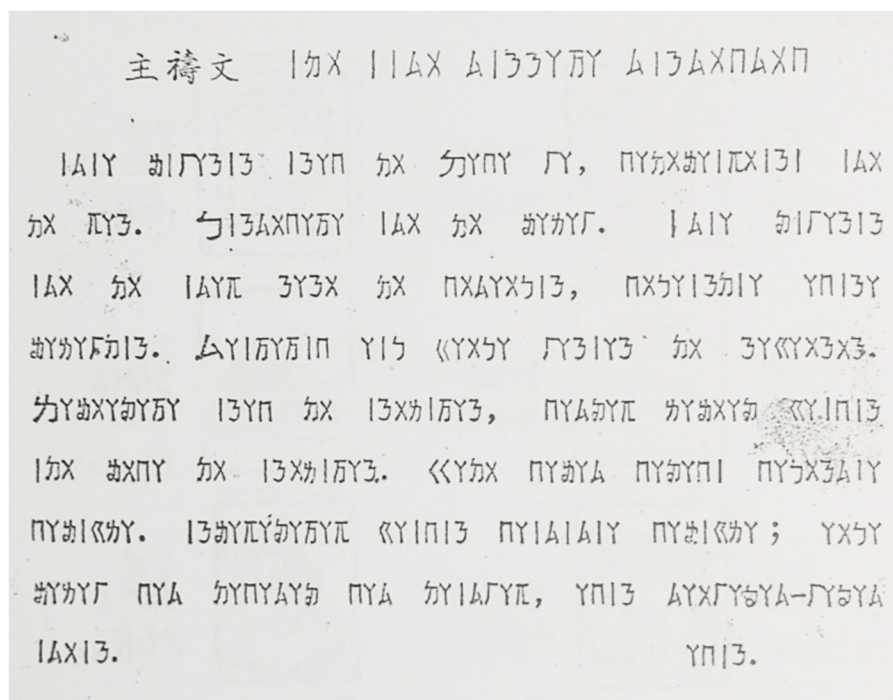


圖 1 《布農話入門》注音字拼寫的主禱文

目前部落族人所使用的是《布農語聖經》(2000 羅馬字)。這幕後推手是台灣高雄布農族顏有利(Ciang)牧師，他積極爭取聖經公會布農語聖經翻譯的機會，經過兩年的籌備和磋商，終於在 1988 年 2 月開始新版的布農語聖經翻譯工作(顏明仁 2010)。此聖經本來由中部、東部和南部各派翻譯團合作翻譯，中部與東部放棄此機會，顏明仁(2010)自己寫到當時年僅 30 歲仍就讀台南神學院神學研究所，獨自以 8 年時間完成翻譯，並於 2000 年出版。

從田野的文本來看族人參與其實是多線並行的，雖然還有其他基督教派像天主教，或其他族人翻譯聖經的經驗例如個人獨立翻譯等，沒有進行討論只因為在明德部落翻譯聖經的過程中沒有這些情況，部落族人更多的是參與聖詩的創作，和再版舊聖詩，但這

些聖經是當代族人在基督教信仰中時常使用的，更是理解基督教教義和 *hanitu* 意義的重要文本。

4. 經文的 *hanitu* 的語意

四本聖經中 1958 年的《聖書》日文聖經無族語相對應的文獻，所以無法從中比較日文與布農語在談及 *hanitu* (郡群方言) 時的語意有何差異和意義，反觀布農族的「*dihanin*」和「上帝」在聖經翻譯中卻有許多討論，也指出「上帝」的概念，並非一開始以 *dihanin* 來表達 (2016, 李台元)。關於 *dihanin* 的翻譯胡文池牧師 (1997) 曾採用日文 *Kamisama* (かみさま)，而在 2000 年出版的聖經又改為「*Tama dihanin*」，可以初步提出日文和 *qanitu* 有翻譯或是理解的過程，但目前無從考究相對應的日文語意。

另外三本聖經，相同的都是有羅馬字書寫，所以分析上有相同的基準，首先分別來看《布農語新約聖經》(1973)、《布農語新約聖經》(1983) 和《布農語聖經》(2000) 聖經中的「主禱文」¹³ 其中一段馬太福音第 6 章第 13 節如下：

《布農語新約聖經》(1973)；《布農語新約聖經》(1983)

(1) *Kaa tu punsain-un kaimin sian kuang,*

不要 ??? 被放於-表地方 我們 從 壞的

sidangkazavang kaimin sian hanitu.

懇求拯救 我們 從 亡靈

我們不要被放在壞的，懇求從亡靈那拯救我們。

《布農語聖經》(2000)

(2) *Kaimin hai kaa tu papalanduu mas mihdi tu*

我們 主題後標記 不要 COMPL 一直碰到 辛苦 ATTR

sinpatanam, katsuhisav kaimin sia makuangcia tu ima.

所考驗的 請讓...回來 我們 從 壞的 ATTR 手中

不要我們遭遇試探的苦，請救回我們在（從）不好的手中。

¹³ 主禱文記載於《聖經》新約的《馬太福音》第 6 章第 9 節至 13 節與《路加福音》第 11 章第 2 節至 4 節，而教會多使用馬太福音的內容。

這三個時期的聖經可以從個別所對應的中文聖經來看，1973 年、1983 年的族語聖經參照《和合本聖經》¹⁴（1919 中文）是這樣寫「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者）。」這裡的 *hanitu* 語意為「兇惡的、惡者」，2000 年的族語聖經參照《現代中修訂版聖經》¹⁵（1997 中文）這樣寫「不要讓我們遭受承擔不起的考驗，要救我們脫離那邪惡者的手。」例句（2）中原是 *hanitu*（郡群方言）位置，在例句（1）改為 *makuang* 為邪惡者，這將 *hanitu*（郡群方言）與 *makuang* 作為同一個語意解釋和使用。在原本的語意上 *makuang* 為壞的、不好的，而 *hanitu*（郡群方言）為「亡靈、鬼」，是不是也將 *hanitu*（郡群方言）負面化了，或強調其負面語意，而「兇惡、惡者和邪惡」在語句上給了具體的形象。但有趣的是在聖經中 *hanitu*（郡群方言）雖為負面，語意為「惡者、汗鬼和魔鬼」，卻不是「撒旦」，而撒旦在族語聖經中用 *satan* 拼音，這樣轉譯的意義，筆者認為是傳教上的策略。下表 2 為語聖經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的呈現。

表 2 不同年代聖經中 *hanitu* 分析與比較

編號	年代	布農聖經	中譯	英譯 (KJV)	出處
1	1973	<i>hanitu'in</i>	惡者	evil	Mat_5:37
	1983	<i>hanitu'in</i>			
	2000	<i>tangkuangaz</i>	惡 (CUV)		
2	1973	<i>hanitu</i>	汗鬼	spirit	Mat_12:43
	1983	<i>hanitu</i>			
	2000	<i>hanitu</i>	汗鬼 (CUV)		
3	1973	<i>hanitu</i>	魔鬼	devil	Mat_4:1
	1983	<i>hanitu</i>			
	2000	<i>hanitu</i>	魔鬼 (CUV)		
4	1973	<i>hanitu</i>	魔鬼	devil	Joh_6:70
	1983	<i>hanitu</i>			
	2000	<i>hanitu</i>	魔鬼 (CUV)		

¹⁴ 1919 年出版《和合本聖經》(Chinese Union Version) 簡稱 CUV，其出版時間有分舊約和新約，這裡談論的是全書出版的聖經。

¹⁵ 1979 年出版《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Today's Chinese Version)，簡稱 TCV。原本的 1917 年出版《聖經》漢語譯本，同年參考教牧之意見的再出版品。

編號	年代	布農聖經	中譯	英譯 (KJV)	出處	
5	1973	satan	撒旦	Satan	Mat_12:26	
	1983	satan				
	2000	satan	撒旦 (CUV)			
6	1973	satan	撒旦		Satan	Luk_10:18
	1983	satan				
	2000	satan	撒旦 (CUV)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各聖經製成表。

5. *Hanitu* 語意的變化

De Busser (2018) 討論 2000 年聖經翻譯成布農語的過程，認為翻譯的策略有四種 (1) 外來語 (loanwords)、(2) 語意轉換 (calques)、(3) 重新敘述 (periphrasis) 和 (4) 概念轉移 (conceptual transfer)，接著來討論這三個時期聖經中 *hanitu* 的語意和變化。

上表 2 可以看到 *hanitu* (郡群方言) 的翻譯較多為負面語意，可看例句(1)，表中編號 1 中 1973 年、1983 年的 *hanitu* (郡群方言) 加後綴 in 表示完成，這裡所要表達的是 *hanitu* (郡群方言) 所說的話，所以 *hanitu* 是有身分和明顯的個體，在 2000 年聖詩上述編號一的中，可見例句(2)，*hanitu* (郡群方言) 便消失，但所替代的布農語也是負面意義，語句意思是出於那惡的、壞的和不好的，這無明顯的個體，表格中編號 2、3 跟 4 明顯的將 *hanitu* (郡群方言) 中譯直接稱為「汗鬼、魔鬼」，但值得注意的是編號 2 的 *hanitu* (郡群方言) 中譯為「汗鬼」，但在英譯 (KJV)¹⁶ 中卻稱為 spirit 「聖靈」，似乎可以解讀成 *hanitu* (郡群方言) 呈現中性意義，但筆者無法證明 *hanitu* (郡群方言) 與「聖靈」直接和間接的關係，與「汗鬼」的關係較顯著和有證據，可以明顯看到 *hanitu* (郡群方言) 負面的意義愈來愈明顯，De Busser (2018) 也提出相同的見解，在他所分析的 2000 布農聖經中，*hanitu* (郡群方言) 的基督教意義是 devil (魔鬼)、demon (惡魔)，其實與布農族語言中原本 *hanitu* (郡群方言) 語意上的意義有所差異。在翻譯策略上屬於概念轉移 (conceptual transfer)，這樣的概念轉移一定會保有原始含意。根據基督教神學框架重新詮釋與傳統布農族萬物有靈論有關的概念的原文 (De Busser 2018)。

¹⁶ King James Version, 縮寫為 (KJV) 或稱詹姆士王聖經，由英王詹姆士一世的命令下翻譯的英文版本聖經，於 1611 年出版，自誕生至今一直都是英語世界極受推崇的聖經譯本，也稱為英王詹姆士譯本或英皇欽定本。

Hanitu (郡群方言) 為傳統信仰核心概念，直接概念轉化基督信仰也將被挑戰，而根據 De Busser (2018) 的說法轉譯者為了不讓基督信仰為傳統信仰的延續。所以 De Busser (2018) 進一步說明：

傳統的 *hanitu* (郡群方言) 信仰 (物體、動物或者已故人類的精神 (靈魂))
被映射到基督教魔鬼和惡魔上。

這也將可以解釋筆者分析聖經 *hanitu* (郡群方言) 語意都統一和一直都為「惡者」、「汙鬼」和「魔鬼」，對於族語聖經中 *hanitu* (郡群方言) 轉譯還需要進一步探究因為仔某些程度上，De Busser (2018) 提出的四個轉譯的方式，都有可能是重疊的，但這樣的討論也證明了聖經將 *hanitu* (郡群方言) 負面化、單一化的事實。

(二) 聖經、聖詩 *hanitu* 語意的比較

表 3 不同年代的聖經、聖詩中的 *hanitu* 語意

分類	年代	作品名稱	文字記錄	CUV	作者語意
教學	1958	布農話入門	ㄈㄛˊ一ㄉㄨㄝˊ	壞的	無
聖詩	1958	布農四部合唱聖歌集	ㄈㄛˊ一ㄉㄨㄝˊ	壞的	無
聖詩	1964	聖歌集	ㄈㄛˊ一ㄉㄨㄝˊ	壞的	無
聖經	1973	布農語新約聖經	hanitu	惡者；汙鬼；魔鬼	無
			hanitu'in	惡者做的	無
聖詩	1975	讚美詩 Pisusling	hanitu	不好的；壞的	無
聖經	1983	布農語新約聖經	hanitu	惡者；汙鬼；魔鬼	無
			hanitu'in	惡者做的	無
聖詩	1984	布農聖詩	hanitu	不好的；壞的	無
聖詩	1993	布農奮興歌集 Malas Bunun tu Huzas Tamasaz	hanitu kuang	無	壞的亡靈
			hanitu tu kuang	無	壞的亡靈
聖經	2000	布農語聖經	hanitu	惡；汙鬼；魔鬼	無
聖詩	2008	布農聖詩(bunun tu huzasing)	hanitu	不好的；壞的	無

聖詩	2019	布農奮興歌集 Malas Bunun tu Huzas Tamasaz	hanitu kuang	無	邪惡的魔鬼
			hanitu tu kuang	無	邪惡的魔鬼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各聖經製成表。

綜觀以上聖詩和聖經的 *hanitu*（郡群方言）呈現，表 3 列出明德部落所使用的基督教聖經、聖詩和教學書籍裡面 *hanitu*（郡群方言）的樣貌。此表主要分析是由布農語語意，而布農語的語意對照一個是 CUV 是 1919 年出版的《和合本聖經》漢字版本，另一個是聖詩作者自己的語意詮釋。

筆者先從聖經開始討論，聖經 1973 年和 1983 年的版本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都是「惡者」、「汗鬼」和「魔鬼」。2000 年的聖經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依舊為「惡者」、「汗鬼」和「魔鬼」，聖經語意一直都很一致。反觀，1958 年、1964 年聖詩中的主禱文未出現 *hanitu*（郡群方言），都是 *madikla*「壞的」，卻在 1984 年與 2008 年聖詩相同的主導文句子中 *madikla*「壞的」換成了 *hanitu*（郡群方言）而語意為「不好的」和「壞的」，*hanitu*（郡群方言）有了「不好的」和「壞的」的語意。這中間出現有趣的變化，1975 年聖詩將 *hanitu*（郡群方言）具象化並與基督教一神為敵，呈現對立關係，出現聖詩有打倒 *hanitu*（郡群方言），和告誡族人變為 *hanitu*（郡群方言）會遭到上帝的逞罰的主題篇章。

聖詩中 *hanitu*（郡群方言）負面化的發展卻在 1993 年族人創作的聖詩出現 *hanitu kuang* 與 *hanitu tu kuang*，*kuang* 語意為「不好的」，其解釋是用 *kuang* 形容 *hanitu*（郡群方言），所以是壞的 *hanitu*（郡群方言），呈現了 *hanitu*（郡群方言）中性的語意。同一個作品於 2019 年族人二創卻將 *hanitu kuang* 與 *hanitu tu kuang* 語意解釋為「邪惡的魔鬼」，*kuang* 語意為「邪惡的」，*hanitu* 語意為「魔鬼」極為負面且具基督教色彩的語意。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在聖經和聖詩中有所消長，但都是以負面和具體形象出現在聖經和聖詩中，這樣的不同其實可以從聖經和聖詩的產出看出端倪，聖經翻譯有較正規的程序以及規畫過程，反之聖詩較為自由，而聖詩除了翻譯更多的是創作，而族人的參與比例比聖經高，概念轉移的現象聖經呈現較為積極，聖詩則是反覆不定，聖經可能呈現了基督宗教翻譯的「意圖」，而聖詩卻呈現族人在西方基督宗教下用原有「文化理

解」的部分出現「矛盾」甚至被換置了。

筆者發現聖經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的統一是有其目的性的，進階影響了聖詩，而看到 *hanitu*（郡群方言）的語意，確實有些變化，意義上和使用上都有所不同了，讓我們看到 *hanitu*（郡群方言）中性語意與 *masihal qantiu* 的好的語意逐漸消逝，這也是為何在田野族人對 *hanitu*（郡群方言）中避而不談的原因，因基督教化 *hanitu*（郡群方言）概念、語意的變化，而這改變是否會影響著明德部落布農族對於 *hanitu*（郡群方言）的看法和使用，也是接下來要探究的議題。

二、書面化 *hani tu* 的語意

可以看到聖經、聖詩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的差異，聖詩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較彈性，反觀，聖經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將為負面和僵化，之後族人聖詩創作者也受其影響。

聖經對於 *hanitu*（郡群方言）轉譯的討論在上一節 De Busser（2018）以研究 2000 年出版的族語聖經說明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的改變：

新思想湧入的負面影響（通常是通過佔用現有的布農概念）是對某些傳統文化觀念的侵蝕。例如，*hanitu*（郡群方言）我們在上面看到漢字「精神」、「靈魂」最初是一個中性術語，但是在基督教教義的影響下，邪惡的超自然力量完全與之聯繫在一起。

除了 De Busser（2018）強烈指稱 *hanitu*（郡群方言）負面與基督較和族語聖經有關外，對於 *hanitu*（郡群方言）在語意或概念上，許多學者提出不一樣見解，有些學者認為目前語意的呈現與 *hanitu*（郡群方言）原本含意有關，黃應貴（1992）認為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為「魔鬼」是原有意思的轉譯，這部分筆者不認同。認為這種模糊不清的看法在布農人之間是很普通的，而不只是基督宗教傳入和 *hanitu* 翻譯為魔鬼所造成的結果（楊淑媛 2006）。這兩位學者雖與 De Busser 觀點不同，但都指出基督教族語聖經影響了布農族社會對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概念的看法和使用。

此部分意義就是在討論書面化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的變化，基督教的意義以及策略的思考。鄭仰恩（2010）在記錄胡文池牧師翻譯聖經的歷程有提到，胡牧師其實和族人在翻譯上是有爭執的，雖未說到 *qanitu*（巒群方言），但同工余榮德（2013）牧師認為有重新思考的必要性：

現今，當提及靈鬼的時候，大家聞鬼色變。我們就以為這個靈鬼是令人畏懼的，就好比是「厲鬼」、「長耳鬼」等等，他們只會殺死我們，咒詛我們，使我們生病。因為我們已經聽不慣「善良的靈鬼」這樣的稱呼了，也因此年輕一輩不再思考要把「善良的靈鬼」拿回來變成對神的稱呼了。

學者也提出 *qanitu*（巒群方言）於布農聖經中的轉譯，影響了原有布農文化的

意義。李台元（2016）從族語書面化的歷程提出思考，認為這樣將原有的族語轉譯，未注意它原有文化的意義，難免會產生混淆，又因負面語意，會使族人懼怕，他認為文化意涵的掌握極為重要；De Busser（2018）更進一步指出這樣的翻譯是有所「意圖」，為的是希望布農族接受西方基督宗教，而非原有信仰的延伸。尤其是年輕的族語使用者，聽到 *qanitu* 均相當畏懼，認為是「不好的東西；害人的惡鬼」（李台元 2016）。

明德部落族人對於 *hanitu*（郡群方言）書面化語意有相同的思考，司明山（*Lian Suqluman*）1988 年所再版的聖詩可以看到 *hanitu*（郡群方言）都跟 *kuang* 出現，例句：*hanitu kuang*、*hanitu tu kuang*，*kuang* 語意為「壞的、不好的」，對於這樣的使用伍永山（*Qaisul Islituan*）牧師呈現 *hanitu* 語意中性語意。金國寶（*Qaisul Sulingan*）牧師對於 *hanitu*（郡群方言）侃侃而談，較為聽耆老的故事、分享，或自我經驗，卻無戒慎恐懼或避而不談的現象，也無法清楚說明 *hanitu*（郡群方言）的語意，這樣模糊的現象在全正文（*Lian Suqluman*）校長和王順良（*Sai Takiludun*）牧師身上更為明顯，回答的都是「鬼、魔鬼和邪靈」，但在討論時確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有經驗上的故事，還有族語 *hanitu*（郡群方言）的別稱或 *hanitu*（郡群方言）字本身的多變語意，看似模糊但其實將時間軸放入來看，可以清楚看到語意改變的過程，吳馬三·南卡芙蘭（*Umas Sulingan*）牧師認為「*hanitu* 這個集是非善惡一身的用詞，如今偏頗地倒向最負面的那一端。」這是他在研讀聖經，和用聖經講道時很深的感觸。

明德部落布農族只有一間基督長老教會，在信仰一致性上沒有其他宗教可以與基督

教在明德社區相互影響，可以說此社區是以基督教為主要且單一的信仰社區，部落一整個星期的生活作息都與教會息息相關，更不用說族人怎麼去解釋或理解生死等價值觀。

明德部落雖然無頻繁和活絡的 *hanitu*（郡群方言）祭儀活動，但是訪談語料及聖經翻譯文字成了可以深究的符號，從中看到端倪。從聖經文字符號發現族人對於基督信仰與生活中面對 *hanitu*（郡群方言）的觀點和態度有所差異，基督長老教會將 *hanitu*（郡群方言）翻譯成「惡魔」、「撒旦」和「鬼」，這樣的呈現更表示了基督教有意圖的詮釋，反之更證實了 *hanitu*（郡群方言）多重意義的樣貌，而聖經書面化意圖的翻譯下只是 *hanitu*（郡群方言）多重意義的一部分。

這樣的書面化過程是否保存了 *hanitu*（郡群方言）多重意義，除了詞彙語意的多樣性已趨於單一化，有些名稱甚至消逝，李台元（2013）也提出聖經翻譯與原有文化概念的衝突，而這影響是會透過概念和濡化（*enculturation*）¹⁷的過程延續下於下一代，他清楚寫道：

布農語的「魔鬼」適用 *hanitu* 來翻譯[...]。聖經翻譯既然使用 *hanitu*，就避免與傳統文化概念懺生混淆，尤其是年輕的族語使用者，聽到 *hanitu* 均相當畏懼，認為是「不好的東西；害人的惡鬼」。

他也提出對於翻譯，詞彙與族群文化意義的掌握極為重要，這樣翻譯和書面化過程提供了符號可進行分析，更是 *hanitu*（郡群方言）書面化的意涵，因為它的改變與不變，在聖經出現後有了更直接反映它多樣性的意義。

¹⁷ 濡化又稱「文化薰染」。指一個人一生獲得文化教養的過程和文化傳承的過程，不同階段的濡化過程有其意義，孩童時期，有利於文化鞏固和穩定機制，而成年人階段，是對文化傳承、延續發展或變遷有著重要的意義。（陸萍華 2006）

三、*Qanitu* 的變化與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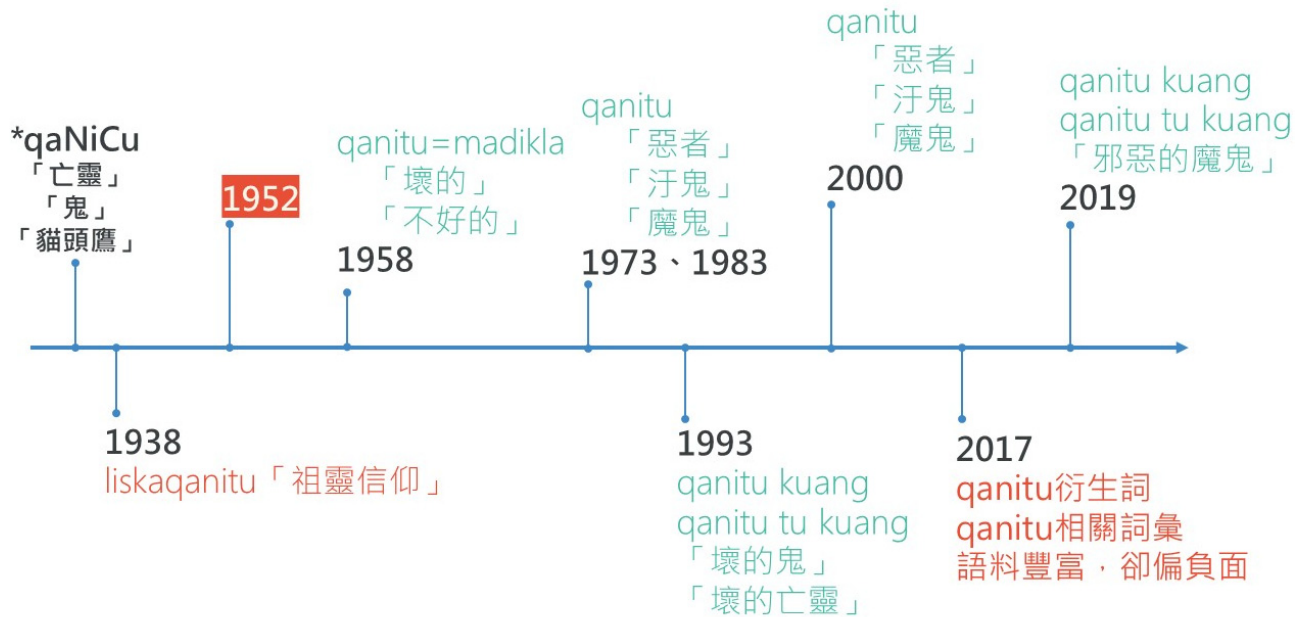


圖 2 *qanitu* 歷時概念變化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製成圖。

Terry Crowley、Claire Bowerm (2010) 對於語意的變化提出論述：

基本意義改變，改善 (Amelioration) 與惡化 (Pejoration)。詞彙的涵義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有些詞獲得肯定內涵，而其他的獲得消極的內涵。

將一件事情的脈絡表達完整，需要有一個範圍，而呈現 *qanitu* (巒群方言) 轉變，時間是很好釐清的量尺。文獻的記錄涵蓋了過去日治時期到當代的研究，最早的於 1919 年佐山融吉著的《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中對 *qanitu* (巒群方言) 的紀錄，裡面紀載了筆者在田野中蒐集的靈觀詞彙，更記述著 *masihal qanitu* 和 *madikla qanitu* 等資料，但無詳細且有系統的分類。到 2016 年方鈞璋的〈如何理解當代布農人多樣的宗教信仰？：以一則小兒意外事件為例的討論〉研究期刊，不同的時期中 *qanitu* 的紀錄和解釋不完全相同，可以看到語料、意思「變」的部分，這些對 *qanitu* 解釋概念，與筆者在田野訪談中的成果，與基督教經文 (聖經、聖詩) 的時間範圍有相通之處，更可以補足 *qanitu* (巒群方言) 的變化過程。

語意的變化非常複雜，基本意義的改變，意義是會被改善的，有正面或負面（Terry Crowley、Claire Bower 2010）。筆者語料和書面資料進襲分析研究，從圖 4-1 為 *qanitu*（巒群方言）筆者在明德部落發現的發展過程，從原始南島語祖語*qaNiCu 得知 *qanitu*（巒群方言）所共享的概念。再以 1983 年巒社群進入明德部落為開頭，當時 *liskaqanitu* 「傳統信仰」依然是明德部落布農族主要信仰，而當中有 *masihal qanitu* 「好的亡靈」與 *madikla qanitu* 「壞的亡靈」的語義使用和概念，從圖 2 可以看到 1952 年為 *qanitu*（巒群方言）語意的分水嶺，1950 年花蓮布農族宣道師道明德部落宣教，1952 年教會建立，基督宗教逐漸成為明德部落布農族主要信仰，傳統信仰以及核心概念 *qanitu*（巒群方言）開始接受挑戰。

Terry Crowley 和 Claire Bower（2010）對語意變化是呈現一個負面化的過程，而語意變化上趨於狹義（Narrowing）類型，這樣的變化當一個詞彙僅指代表原始含意的一部分時，就會發生。筆者從基督教化與基督教書面化歷程中找到證據。1958 年聖詩及聖經教學本 *hanitu*（郡群方言）與 *madikla* 「壞的」頻繁的互相使用，*hanitu*（郡群方言）使用上語意直接成為「壞的」，1973、1983 和 2000 年的聖經 *hanitu*（郡群方言）語意皆為「惡者」、「汙鬼」跟「魔鬼」，有趣的是族人 1993 創作的聖詩卻出現 *hanitu*（郡群方言）*kuang* 「壞的亡靈」和 *hanitu tu*（郡群方言）*kuang* 「壞的亡靈」，*hanitu*（郡群方言）沒了「壞的」語意。2000 年後 *hanitu*（郡群方言）又都負面，2017 年田野經驗也是如此，筆者在明德部落田野調查，蒐集到了 *qanitu*（巒群方言）衍生詞和 *qanitu*（郡群方言）相關詞彙，再次證明 *qanitu*（巒群方言）有「好的」與「壞的」，而祂與死亡有很大的關聯性，祂是多重意義的，是一個布農族對未知事物的概念和知識體系，但整體呈現負面語意及概念。2019 年族人再編撰的聖詩 *qanitu*（巒群方言）更為負面。

過去殖民政策，族人的生活習慣和地理環境皆改變，原來的信仰中核心的意義和角色失去了位置，訪談中得知當時的信仰生活依然進行著，從基督教信仰進入後，加上聖經、聖詩的翻譯，有意圖的將過去原有信仰核心概念作出區別是最直接的證據，將其負面化是最快且有效的方式，可以從當代族人談論 *qanitu* 時的「矛盾」和「避而不談」的情形觀察得知，雖然 *qanitu*（巒群方言）在原來概念中有「好」與「不好的」意思，如：*madikla qanitu* 「壞的亡靈」和 *masihal qanitu* 「好的亡靈」，族人會害怕壞的亡靈，但和基督教有意改變及負面化其意義是不同的，因為基督教中無好壞甚至更多的意義，只有

將 *qanitu* (巒群方言) 解釋為「魔鬼」(devil)，牧師榮德 (2016) 出版的丹群布農語詞句典將 *qanitu* (巒群方言) 解釋為「鬼魅」、「魔鬼」和「撒旦」，這些語意的意義與基督教信仰對立，在教會中是排斥這概念的，這樣的改變讓族人對原有信仰和 *qanitu* (巒群方言) 產生排斥，加上它與基督信仰互相排斥，族人更不太願意提到相關詞彙，甚至選擇遺忘。

結論

從日本時期的集團移住，生活空間的改變，生活習慣的變化，到了國民時期生活方式的不同，在原有世界觀的概念和認知也快速轉變，加上接觸了基督長老教會信仰，教義語聖經翻譯直接挑戰了 *qanitu* (巒群方言) 的概念和語意，從歷史脈絡中看到族人適應的過程，那過程並非只有外界巨變影響了部落族人，族人的思想邏輯也產生了變化，更是在回應外在事物巨變這件事，而 *qanitu* (巒群方言) 意識也是其中改變的課題，可以說它改變了，但這樣的變化是很細緻的，且是互向的。

從筆者切入研究 *qanitu* (巒群方言) 的觀點，將語言作為探究其文化的符號，甚至將布農族文化中的概念 *qanitu* (巒群方言) 以語料進行分析與研究，這樣的過程像是在重新建構那渾沌不明，或不輕易被察覺的思考邏輯，從衍生詞中看到人與 *qanitu* (巒群方言) 的關係，人死後成為 *qanitu* (巒群方言)，而人出生身上有 *qanitu* (巒群方言)，是一個生死的觀念，與 *liskaqanitu* 「傳統信仰」環環相扣，這是人對內的，而對外 *qanitu* 像是一個媒介和詮釋，讓人知道自己行為的意義，或是對於未知事物的解釋，一層一層從人為中心解釋與世界的關係，相關名稱便是最好的證據，這些名稱除了有各自的獨特性外，共通點就是對於人來說是不明且未知的，如何納入認知和理解，*qanitu* (巒群方言) 給了很好的解釋，但這樣的解釋碰上了基督教教義與有意圖的翻譯，發生了族人對 *qanitu* (巒群方言) 概念產生「矛盾」，卻也是「改變」的過程，而這正在發展著。

明德部落和族人呈現了 *qanitu* (巒群方言) 正改變的事實，從歷史脈絡、聖經翻譯和語料看到那細緻的轉變，而非單向的，是多向且反覆的，這改變像是族人對於原有認知與價值的辯證過程，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知識體系是聯繫著記憶、情感和生活環境，所以 *qanitu* (巒群方言) 的概念能被改變多少，筆者從研究中看到那是很難的，更準確

的說 *qanitu* (巒群方言) 這概念也正在適應當代的生活，而最直接改變的是其語言使用、語意和詞彙，而語言保有的愈多和完整，更可以讓其 *qanitu* (巒群方言) (認知架構) 適應更好且在當代布農文化中運行。

筆者的研究中 *qanitu* (巒群方言) 是改變了。*qanitu* (巒群方言) 認知架構在族人的使用和反覆運作中發生轉變，直接可以看到的影響(集團移住; 外來文化; 聖經翻譯)，其實只是增加了 *qanitu* (巒群方言) 原來的詮釋，呈現了 *qanitu* (巒群方言) 多重意義本身，更能影響認知結構，印證了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且具文化意義。

引用文獻

一、外文文獻

Coe, Michael D

1955 *Shamanism in the Bunun Tribe, Central Formosa*. *Ethnos* (Stockholm) 20(4): 181-198.

De Busser, Rik

2009 *Toward a grammar of Takivatan Bunun Selected Topics*. La Trobe University Bundoora, Victoria 3086 Australia

2018 *An overview of linguistic mechanisms introducing a Christian conceptual universe into the Bunun language*, *Ethnologia*, 42 : 5-38.

Jeng, Heng-hsiung

1971 *The Austronesian Comparative Dictionary, A Bunun-English dictionary*, Typescript. 147pp

Keesing, R

1981 *Cultural Anthropology :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2nd edn, New York : Holt, Rinehart & Winston.

Li, Paul Jen-kuei

1972 *On comparative Tsou*,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 Philology (BIHP)* 44.2:311-338.

Sapir, Edward

1921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Tsuchida, S

1976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souic phonology*. Tokyo: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Gaikokugo Daigaku.

Terry Crowley and Claire Bowern

2010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 OSO.

佐山融吉、大西吉壽

1923 《生番傳說集》。臺北：杉田重藏書店。

馬淵東一

1951 台灣中部土著族的社會組織，東京：社會思想社。

1974b 中不高砂族の祭團，東京：社會思想社。

二、文獻

方均璋

- 2016 〈如何理解當代布農人多樣的宗教信仰？：以一則小兒意外事件為例的討論〉。
《東台灣研究》。台東：東台灣研究會。

田哲益（達西烏拉灣·畢馬）

- 1995 《臺灣布農族風俗圖誌》。臺北：常民文化。

李台元

- 2016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的書面化歷程》。臺北：政大出版社出版。

余榮德

- 2013 〈布農語上帝／神的翻譯〉。《原教界》52：76-77

- 2016 《丹群布農族語詞句典》。花蓮：一串小米族與獨立出版工作室。

邱韻芳

- 1997 〈部落、長老教會與本土化—東光布農人的信仰與認同〉。國立台灣大學人類系碩士論文。

邱其謙

- 1966 《布農族卡社群的社會組織》。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海樹兒·友刺拉菲

- 2006 《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臺北市：原民會。

烏瑪夫·以斯瑪哈散

- 2011 〈布農族身體經驗之獵食想像：以南投縣境明德村為例〉。國立高餐飲食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應貴

- 1989 〈人的觀念和儀式：東埔社布農人的例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67期，頁177~213。

- 1992 《東埔社布農人的社會生活》。臺北市：中研院民族所。

楊淑媛

- 1992 〈兩性、親屬與人的觀念：以霧鹿布農人為例的研究〉。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6 〈人觀、治療儀式與社會變遷：以布農人為例的研究〉。《台灣人類學刊》，4卷2期，頁75-111。

- 2008（佐山融吉原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前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葉家寧

- 1995 〈高雄境內布農族遷移史：兼論移動因與「聚落」概念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2 《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篇》。南投市：臺灣文獻館。

樂歌安·督達里茂

201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教史》。臺北：使徒出版社有限公司。

鄭仰恩

2013 〈胡文池牧師：布農語聖經翻譯的先行者〉。《原教界》36：60-61

霍斯陸曼·伐伐

1997 《中央山脈的守護神》。臺北市：稻鄉出版社。

顏明仁

2010 〈布農語聖經的：翻譯歷程及其文學價值〉。《原教界》，第36期，頁56-59。

魏惠林、林衡立等

1972 布農族《台灣省通志稿》卷八，同胄志，第一冊，第四篇。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

Discussing Cultural Conflicts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nun Language Bible with the Hanau Concept

Abstract

Hanitu (County dialect) is a core concept of Bunun culture, with many studies on the Bunun people proving so. In the past, Hanitu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the Bunun *liskaqanitu*-ancestral spirits beliefs.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began to preach Christianity to the Bunun people of central Taiwan in the 1950s. The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and the Taiwan Bible Society initiated the Bunun language Bible translation project. Publications ranged from the Romanization of *Gospel of Matthew*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Bible Society in 1952 to the *Bunun Bible* published in 2000. However, differences are evident in the translations. For example, Hanitu means "ghost", but was referred to as "unclean spirit" and "devil" in the Bibl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re have been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Bunun language and Christian doctrines during the Bunun Bible translation. This has consequently led to many ethnic and non-ethnic pastors, experts, and scholars coming forward to express their views. This study will use three bibles to explore Hanitu concept, the chosen bibles being the *Bunun New Testament* of 1973 and 1983, and the *Bunun Bible* in 2000.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the translation conflicts manifested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gress from the Bible to Bunun culture; in addition to how differences emerged between the Bunun culture and localized Presbyterian Church. Regarding enculturation, Hanitu has caused a dilemma between Christian beliefs and Bunun culture. This is a case worthy of discussion, since it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ranslation process causes cultural harm, and whether or not overlooking the original cultural semantics forced the indigenous members into a dilemma of choosing between their faith and culture.

Keywords : Bible translation,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Cultural conflict, Bunun language Bible, semantics